

托爾斯泰著
文穎譯

活 屍

文化生活叢刊

XLIII

屍 活

LEV TOLSTOY

譯 穎 文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三十四第

版初月一十年八四九一
版再月二十年九四九一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三十四第

者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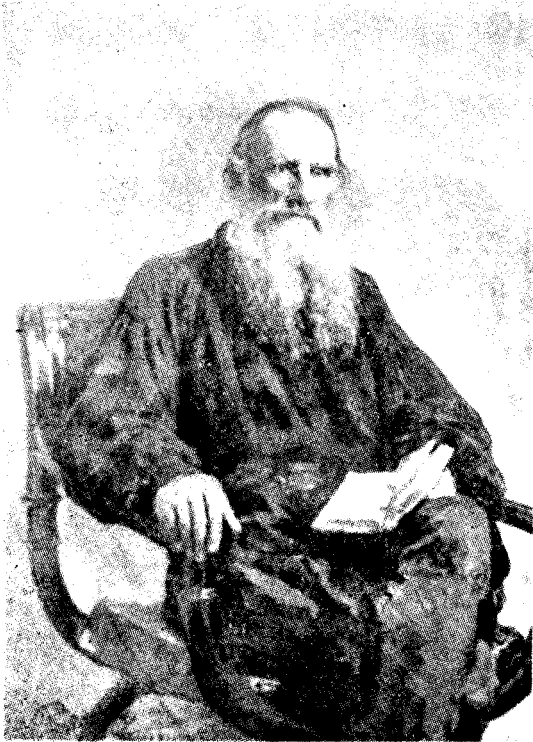
者刷印
社版出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屍 活

著·泰斯爾托
譯 穎 文

角五元五價定



托爾斯泰像
Riepine 畫

人物

塞奧朵爾·華西里奇·普洛泰索夫（菲狄阿）

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普洛泰索伐（里莎）

他的妻子。

密夏 他們的兒子。

安娜·帕夫羅夫娜

里莎的母親。

紗霞（阿歷山德拉）

里莎的未結婚的妹妹。

特里佛夫娜

保姆。●

維克多·米海洛維奇·卡列寧。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卡列尼娜

他的母親。

她的聽差。

塞爾傑斯·德密特里奇·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瑪霞 一個俊美的吉卜西少女。

伊凡·瑪卡里奇 吉卜西老人

娜斯泰沙·伊凡諾夫娜 吉卜西老婦

鄧亞霞 一個使女。

軍官。

樂師。

第一個吉卜西男子。

第二個吉卜西男子。

吉卜西女人。

瑪霞的雙親。

吉卜西合唱隊。

醫生。

米海爾·阿歷山德洛維奇·阿福列莫夫

一個過放蕩生活的男子。

他的聽差。

斯泰霍夫

卜特凱維奇

菲狄阿的酒友。

寇洛特寇夫

伊凡·彼德羅維奇·阿歷山德羅夫

一個酒徒。

涅斯涅先斯基

卡列寧的祕書。

彼杜席科夫

一個藝術家。

阿鐵美夫

某酒店的伙計。

某下流酒店的伙計。

那下流酒店的店主東。

警察。

檢查官。

美爾尼科夫 他的朋友。

彼德魯興 律師。

書記

看門人

年青律師

旁聽的人們

差役

法官

● 英譯本人物表中無此人，但在第一幕上場。——譯者。

● 英譯本人物表中沒有這些人，但在第六幕上場。——譯者。

第一幕

第一場

普洛泰索夫●的住宅在莫斯科。第一場上是一間小飯廳。

安娜·帕夫羅夫娜，頭髮灰白的老太太，穿得很講究，獨自坐在茶桌旁，桌上放一個茶炊，保姆進來，拿着一把茶壺。

保姆 老太太，我可以倒一點兒熱開水嗎？

安娜·帕夫羅夫娜 可以。孩子怎麼樣了？

●普洛泰索夫是他的姓，平常稱呼他非狄阿。他的教名——塞奧朶爾的縮寫。客氣的稱呼是塞奧朶爾。

保姆 他不安靜……再沒有比女人看護她自個兒的孩子更糟糕的事兒了！她有她的

煩惱，而孩子就得受苦了。她躺着，一夜哭到天亮，她怎麼會有奶？

安娜·帕夫羅夫娜 可是現在她好像安靜點兒啦。

保姆 安靜，不見得！誰看見她都會難過的。她一直在寫，一直在哭。

〔沙霞上。〕

沙霞 （對保姆）里莎找你哪。

保姆 我來啦，我來啦。（下）

安娜·帕夫羅夫娜 保姆說她老在哭……她怎麼管不了她自個兒？

沙霞 真是的，媽媽，您真怪……女人離開了她的丈夫，她孩子的爸爸，您倒希望她鎮靜！

安娜·帕夫羅夫娜 哦，不能鎮靜……可是什麼事兒作了就作了！要是我，她親生的媽，

非但答應我的女兒離開她的丈夫，她這樣作，我還覺得高興呢，這足見得他罪有應得。人有機會從壞男人那兒恢復自個兒自由的時候，應當快活，不該傷心——離開

這麼個寶貝啊！

沙霞 媽，幹麼這樣說？您知道您的話不是事實！他不壞——正相反，雖然他懦弱，可是他倒是個出色的人哪。

安娜·帕夫羅夫娜 是啊，簡直是個『出色』的人，對啦——要是他口袋裏的錢——
不管是他自個兒的還是別人的……

沙霞 媽！他從來沒拿過別人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是啊，他拿他太太的那有什麼分別！

沙霞 可是他把他的全部財產都給了他太太啦！

安娜·帕夫羅夫娜 當然，可是他知道要是不給他太太就全要化光了！

沙霞 化光不化光不去說它，我就知道妻子不該離開她的丈夫，特別是像菲狄阿那樣的丈夫。

11
安娜·帕夫羅夫娜 那麼你的意思是她應該一直等到他什麼都化光了，帶着他的吉

卜西姘頭回到家裏來嗎？

沙霞 他沒有姘頭！

安娜·帕夫羅夫娜 真糟糕——好像他完全把你迷住了，可是迷不了我——迷不了！他瞞不過我！我看透了他，他知道。要是我處在里莎的地位，我不會現在才離開他，我一定一年前就離開他了。

沙霞 您說得多麼輕鬆！

安娜·帕夫羅夫娜 一點兒也不輕鬆，對於我，這個作母親的人，看着女兒離婚，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兒啊。相信我，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兒！可是這總比毀滅年青的生命好……不，我謝謝上帝，總算她最後下了決心，而且一切已經過去了。

沙霞 或者還沒有過去吧！

安娜·帕夫羅夫娜 哦！只要他答應離婚……

沙霞 那樣有什麼好處？

安娜·帕夫羅夫娜 她年青，可以重新得到快活，這就是好處。

沙霞 哦，媽媽！聽您這麼說，是可怕的！里莎不能愛別人。

安娜·帕夫羅夫娜 她自由了，爲什麼不能呢？有很多男人會來的，他們都比你那個菲

狄阿好一千倍，他們只要能夠跟里莎結婚就會快活得發瘋。

沙霞 媽，這是不對的！我知道您想的是維克多·卡列寧……

安娜·帕夫羅夫娜 爲什麼我不對？十年來他始終愛着她，她也愛他。

沙霞 是倒是，可是不是丈夫那樣的愛！他們從小就是朋友。

安娜·帕夫羅夫娜 我們懂得這種友愛！要是沒有障礙的話呀，恐怕……

〔使女上。〕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什麼事兒？

使女 太太方纔差門房送了一張便條給卡列寧先生。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什麼太太？

使女 『我們的』太太——普洛泰索伐夫人。

安娜·帕夫羅夫娜 哦？

使女 卡列寧先生回話說他馬上就來。

安娜·帕夫羅夫娜 (驚奇) 我們剛才正在講他！只是我想不出爲什麼…… (對沙

霞) 你知道嗎？

沙霞 也許我知道，也許我不知道！

安娜·帕夫羅夫娜 你永遠有祕密！

沙霞 等她來了，她自個兒會告訴您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搖頭。對使女) 茶炊得燒燒開才行。拿去，鄧亞霞。(使女拿茶炊下。)

安娜·帕夫羅夫娜 (對已經站起來正要走出去的沙霞) 真就像我方纔跟你講的

一樣！她差人找他馬上來……

沙霞 她找他來，也許完全不是因爲這個緣故。

安娜·帕夫羅夫娜 那麼，爲了什麼？

沙霞 現在，在這一會兒，在她看來卡列寧跟老保姆特里佛夫娜是一樣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算了，你看着吧！……難道我還不了解她？她找他來是爲了安慰她。

沙霞 哦，媽媽，您簡直不了解她，怎麼會猜想……

安娜·帕夫羅夫娜 那麼，咱們瞧着吧！……我非常非常的高興啊。

沙霞 咱們『瞧着』吧！（哼了一聲下。）

安娜·帕夫羅夫娜 （獨自搖頭，喃喃自語）這是好事情，讓她做吧。這是好事情，讓她

做吧。是的……

（使女上。）

使女 卡列寧先生來了。

安娜·帕夫羅夫娜 好，那麼，請他進來，去告訴你的太太。

〔使女從內門下。卡列寧上，對安娜·帕夫羅夫娜鞠躬。〕

卡列寧 您的女兒寫信要我來的。本來我想今天晚上無論如何要來看你們，所以我很高興……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好嗎？

安娜·帕夫羅夫娜 是，她好，可是孩子不大舒服。她馬上就要到這兒來的。（用憂鬱的聲調）哦，對啦！這真是悲哀的日子啊……可是關於那件事你知道不知道？

卡列寧 我知道。前天他的信送來的時候，您曉得，我在這兒。可是一切事情難道就會這麼不能挽回的決定了嗎？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什麼，當然啦！自然再這樣過下去是受不了的。

卡列寧 這種情形有句格言可以應用：『事要三思而後行』……一下子決定，那是很痛苦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當然是嘍；可是他們的婚姻早已有裂痕，所以他們的分開比別人

● 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是對普洛泰索伐夫人客氣的稱呼，否則就叫里莎——英譯者。

想像的容易得多，他自己看得出來，這事情發生以後，他不能再回來了。

卡列寧 爲什麼會這樣？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他作了可怕的事兒以後——他起誓不再作以後，要是他還那樣作，他就放棄了作丈夫的權利讓她完全自由了，那麼你還能希望什麼呢？

卡列寧 是的，可是結了婚的女人怎麼才能自由呢？

安娜·帕夫羅夫娜 離婚啊。他答應她離婚，那麼我們就該堅持離婚。

卡列寧 是的，可是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那麼愛他就……

安娜·帕夫羅夫娜 啊，可是她的愛受了那麼多的折磨，早灰心了。喝酒，欺詐，不規矩

……人能愛這麼個丈夫嗎？

卡列寧 沒有不能愛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你談愛嗎！可是人怎麼能愛那樣的男人——一根斷了的蘆葦；一

個別人永遠不能信任的人呢？你知道後來又發生……（回頭看一下門，很快的繼

續說下去)他的事情亂七八糟,什麼東西都當光了,沒錢化了!後來叔叔送他兩千盧布讓他付他們抵押財產的利息,可是他拿着錢就不見了。他的太太帶着生病的孩子留在家裏等他——最後倒得了一封信,要她把他的衣服和東西送去!

卡列寧 是,是;我知道。

(里莎和沙霞上。)

安娜·帕夫羅夫娜 哪,這兒是維克多·米海洛維奇,●聽到你請他就來了。

卡列寧 是,可是我來晚了幾分鐘,對不起。(對姊妹倆招呼。)

里莎 謝謝你。我想拜託你一件事兒,除了你我另外找不到人了。

卡列寧 隨便什麼事兒,只要我辦得到……

里莎 你完全知道了嗎?關於……

卡列寧 我知道了。

●卡列寧先生習慣的,客氣的稱呼。——英譯者。

安娜·帕夫羅夫娜 哦，我得避一避吧。（對沙霞）來，咱們讓他們單獨在這兒。（和沙

霞同下）

里莎 是的，他寫信跟我說一切都徹底考慮過了……（抑制着眼淚）……傷了我
的心……所以……一句話，我同意了決裂——我答應了，接受了他的遺棄。

卡列寧 那麼，現在你後悔了嗎？

里莎 是的。我覺得我作錯了，我不能那樣作，隨便怎麼樣都比離開他好。簡單的說——

我要你交給他這封信……維克多，請你交給他這封信，還要告訴他……還要帶他
回來！

卡列寧（驚奇）是，可是怎麼樣帶他回來呢？

里莎 告訴他我求他忘記一切，回來。本來我可以簡簡單單寄出這封信，可是我了解他：
往常他的第一個衝動是對的——然後要是旁邊有一個人，就能左右他，他就會變
了心，不照他原來要作的去作了……

卡列寧 我一定盡力去作。

里莎 我求你。這樣作你覺得不奇怪嗎？

卡列寧 不……可是告訴你實話吧，——是的，我覺得奇怪。

里莎 可是你不生氣嗎？

卡列寧 難道我會跟你生氣嗎！

里莎 我求你因為我知道你關心他。

卡列寧 關心他，也關心你！你知道的。我只顧到你而不顧我自個兒，你相信我，我很感激！

我一定盡力去作。

里莎 我知道……我願意統統告訴你。今天我到過阿福列莫夫的家裏，打聽他在什麼地方。他們告訴我，他到吉卜西那兒去了——這正是我害怕的。要是他不馬上停止的話，我知道他會被迷住的——所以現在就得這樣作……那麼你肯去嗎？

卡列寧 當然，我馬上去。

里莎 去……找到他，告訴他以往的統統都不提了，我正在等着他。

卡列寧 （站起來）可是我在哪兒可以找到他呢？

里莎 他跟吉卜西在一塊兒。我自個兒去過那兒……我一直走到門廊了，想送這封信進去，可是我改了主意，決定來請求你。這兒有地址……好，那麼，叫他回來：告訴他不會發生……一切已經忘記了。爲了愛他，爲了我們的友誼，去吧！

卡列寧 凡是我辦得到的我一定辦（停止講話，鞠躬，下）。

里莎 我不能，我不能什麼都比……我不能！

〔沙霞上。〕

沙霞 哦，你差他去了嗎？

〔里莎肯定的點點頭。〕

沙霞 他答應了嗎？

里莎 當然。

沙霞 可是爲什麼單單找他呢？我不懂。

里莎 可是還能找誰呢？

沙霞 你不知道他愛你嗎？

里莎 那愛情已經死滅而且過去了。你說我能差誰去呢？……你想他會回來嗎？

沙霞 我想一定會的，因爲……

〔安娜·帕夫羅夫娜上。沙霞不說了。〕

安娜·帕夫羅夫娜 維克多·米海洛維奇哪兒去了？

里莎 他走了。

安娜·帕夫羅夫娜 走了！那是怎麼一回事兒。

里莎 我求他給我作一件事兒。

安娜·帕夫羅夫娜 『作一件事兒？又是一件祕密！』

里莎 不是祕密。我只不過求他親手交給菲狄阿一封信。

安娜·帕夫羅夫娜 菲狄阿什麼——給塞奧朵爾·華西里奇？

里莎 是的，給菲狄阿。

安娜·帕夫羅夫娜 我還以為你們之間的關係統統斷絕了呢！

里莎 我不能離開他。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什麼？又要重新過那種生活嗎？

里莎 我要過，我試着不過……可是我不能隨便您怎麼樣吧——可是我不能離開他！

安娜·帕夫羅夫娜 那麼您又要他回來嗎？

里莎 是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又讓那個流氓到這個房子裏來嗎？

里莎 媽媽。我求您別這樣講我的丈夫！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他從前是你的丈夫。

里莎 不，現在也還是我的丈夫。

安娜·帕夫羅夫娜 一個光會化錢的人，一個酒鬼，一個浪子……可是你離不開他嗎？

里莎 您幹嗎折磨我！您好像故意這樣作……其實不這樣已經夠我受的了。

安娜·帕夫羅夫娜 我折磨你那麼好，我走。我不能袖手旁觀……

（里莎不響。

我明白了！這正中你的意——我妨礙了你……我不能這樣活着。我不能完全不管你！簡直新奇透了——先前你決心離開，後來你又忽然差那愛你的人……

里莎 沒有這回事兒！

安娜·帕夫羅夫娜 卡列寧從前向你求過婚……而你差他去接你的丈夫，這是幹什麼？激起忌妒嗎？

里莎 媽媽，您說得多麼可怕！躲開我吧！

安娜·帕夫羅夫娜 好極了！把你媽趕出家去，而讓你的壞蛋丈夫來……不，我不願意再住在這兒！那麼，再見——讓你去交你的惡運；你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吧！（砰一下

關上門，下。）

里莎 （頹然在椅子上坐下來）這真糟透了！

沙霞 不要放在心上……自然會好起來的；我們不久就能使媽媽安靜下來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經過場上）鄧亞霞！我的衣箱！

沙霞 媽，聽着……（向里莎丟了一個眼色，跟着她母親出去了。）

第二場

吉卜西住宅中的一間屋子。合唱隊正在唱一個歌，「卡娜法拉。」●菲狄阿脫去上衣斜躺在沙發上。阿福列莫夫跨坐在一張椅子上，正對着合唱隊的指揮人。一個軍官坐在桌子旁邊，那上面放着香檳酒的瓶子和玻璃杯。一個樂師正在調節音調。

阿福列莫夫 菲狄阿，你睡着了嗎？

菲狄阿 （站起來）不要講話！現在讓他們唱『不是在黃昏的時候。』●

● *Ishtarvala?* 歌名——譯者。

● 歌名——譯者。

吉卜西指揮人 不唱那個，塞奧朵爾·華西里奇！現在讓瑪霞來個獨唱。

菲狄阿 好的！她唱了以後再唱『不是在黃昏的時候。』（又躺下。）

軍官 唱『要命的時候。』●大家贊成嗎？

菲狄阿 唱吧！

軍官 （對樂師）你調節好了嗎？

樂師 簡直不成！會兒一變……音階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就這樣吧！（對一個旁觀的

吉卜西女人點頭）這對嗎（哼着）

吉卜西 就是這個，多優美啊！

菲狄阿 他永遠不能抓住這個音；要是他調節好了，就到一個歌劇裏去演奏的時候，他

只能損害那歌劇。現在，瑪霞開始吧！就唱『要命的時候』——拿起你的『吉他』●

● 歌名——譯者。

● Guitar 一種六弦琴。

（站起來，坐在她的對面，凝視着她的眼睛。）

〔瑪霞唱。〕

菲狄阿 太好了，瑪霞，你是個出色的人！現在唱『不是在黃昏的時候』吧！

阿福列莫夫 不，等一會兒！先唱我的葬詞。

軍官 爲什麼唱『葬詞』？

阿福列莫夫 因爲，當我死了……你知道，死了，躺在棺材裏的時候，吉卜西們來了（你知道我會留下遺囑給妻子的。）他們就開始唱，『我走了一哩……』然後我會從棺材裏跳出來！你懂了嗎？（對樂師）你該把這個寫下來。（對吉卜西們）好，趕快唱下去吧！

〔吉卜西們唱。〕

阿福列莫夫 你們覺得怎麼樣？現在唱『我的勇敢的青年』吧！

● 歌名——譯者。

〔吉卜西們唱。〕

〔阿福列莫夫手舞足蹈。吉卜西們笑了，繼續唱下去，拍着手。阿福列莫夫坐下，歌完了。〕

吉卜西們 妙極了，米海爾·安德瑞奇他真是吉卜西啊！

菲狄阿 那麼，現在唱『不是在黃昏的時候』吧！

〔吉卜西們唱。〕

菲狄阿 就是這個，多妙啊！這音樂表現的一切是從哪兒來的啊，真好！一個人怎麼會達

到那樣的狂歡，而且保持不住呢？

樂師（調節音調）是的，這是很新奇的。

菲狄阿 不是『新奇』——是真實啊！

阿福列莫夫（對吉卜西們）那麼，現在休息一下吧。

〔拿起吉他，坐在吉卜西中一個叫卡節亞的旁邊。〕

樂師 除了拍子以外，這真是很簡單的。

菲狄阿 (揮手, 走到瑪霞那兒, 挨着她坐在沙發上) 哦, 瑪霞! 瑪霞! 你爲什麼跟我翻臉了!

瑪霞 我問你要什麼來着?

菲狄阿 什麼錢…… (從他的褲袋裏拿出一些來) 這兒, 拿去吧!

〔瑪霞笑了, 接過錢來, 藏在她的胸口。〕

菲狄阿 (對吉卜西們) 誰懂得這個她爲我開了天國的門, 然後問我要錢去買香水!

(對瑪霞) 怎麼, 你一點兒也不懂你在作什麼!

瑪霞 真的不懂! 我只知道爲了我愛的人, 我受苦, 而且唱歌唱得很好。

菲狄阿 你愛我嗎?

瑪霞 好像是的!

菲狄阿 妙極了! (吻她。)

〔大多數吉卜西都出去了, 有些一對對的留在那兒: 菲狄阿同瑪霞, 阿福列莫夫同卡節亞, 軍官同格霞樂。〕

師在寫一個吉卜西用吉他亂彈華爾茲舞的調子。

菲狄阿 可是我結過婚，你的合唱隊不會答應的。

瑪霞 合唱隊是一回事兒，我的心又是一回事兒。我愛我所愛的人，厭惡我所厭惡的人！

菲狄阿 啊！這是好的對不對？

瑪霞 當然是好的——我們有快樂的客人，我們都是快樂的。

（一個吉卜西上。）

吉卜西 （對菲狄阿）有一位紳士要見你。

菲狄阿 什麼紳士？

吉卜西 我不認識。穿得很講究，穿一件黑大衣——

菲狄阿 一個大人物嗎？好，讓他進來。（吉卜西下。）

阿福列莫夫 誰會到這兒來看你？

菲狄阿 鬼知道誰會來找我？

〔卡列寧上，向四周看了一下。〕

菲狄阿 啊，維克多！我簡直沒料到是你！寬寬你的大衣！什麼風把你吹到這兒來的？坐下，聽聽『不是在黃昏的時候。』

卡列寧 *Je voudrais vous parler sans témoins.* (法語：我要單獨跟你講幾句話。)

菲狄阿 關於什麼的？

卡列寧 *Je viens de chez vous. Votre femme m'a chargé de cette lettre et puis.*

…… (法語：我從你家來，你的太太託我把這封信交給你，還要……)

菲狄阿 (拿過信來，讀它，皺眉，然後又溫和的笑了) 我說，卡列寧，當然你知道這封信裏說的是什麼吧？

卡列寧 我知道。我還要說……

菲狄阿 等一等，等一會兒！請不要以為我喝醉了，我講的話不負責，我的意思是我不會不負責！我喝了酒，可是處理這件事情我看得很清楚。哦，你受了委託要說些什麼話

嗎？

卡列寧 我受了委託來找你，告訴你……她……等着你呢。她求你忘記一切，回去。

菲狄阿 （靜靜的聽，凝視着卡列寧的眼睛）我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你……

卡列寧 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差我來，請求我……

菲狄阿 所以……

卡列寧 可是我請求你，就算不看在你妻子的份上，也許多多看我的份上……回家去！

菲狄阿 你是一個比我好的人。（這是胡說！比我好，那是太容易了。）我是一個流氓！

是好的——是的，好人。就爲了這個緣故我才不改變我的決定……不！也不在於那

個理由——而很簡單的，因爲我不能也不要……我怎麼能回去？

卡列寧 我們先到我家裏去吧，然後我去告訴她，你明天會回去的。

菲狄阿 什麼明天？我將來仍舊是我，她呢，仍舊是她。（走到桌邊，喝酒）頂好是一刀兩

斷。要是我不守我的誓言，她可以拋棄我，難道我沒說過這話嗎？好，現在我已經喪失了我的信用，那麼我們的關係就完了。

卡列寧 爲你，不是爲她！

菲狄阿 這真是出奇，你居然痛苦的防止我們的婚姻破裂！

卡列寧 （剛要說什麼，可是瑪霞站起來了）……

菲狄阿 （阻止他）你該聽聽，該聽聽……瑪霞，唱！

〔吉卜西們又都回來了。〕

瑪霞 （低聲說）唱一首歡迎歌，啊？

菲狄阿 （笑）一首歡迎歌……維克多，主啊！米海爾的兒子！

〔吉卜西們唱了一首歡迎和讚美的歌。〕

卡列寧 （狠狠的聽着，然後問）我得給他們多少錢？

菲狄阿 好，給他們廿五個盧布吧。

〔卡列寧給錢。〕

菲狄阿 闊氣！現在唱『亞麻布』吧！

〔吉卜西們唱。卡列寧下。〕

菲狄阿 （向四周看了一下）卡列寧不見了啊，滾他媽的吧！

〔吉卜西都分散了。〕

菲狄阿 （在瑪霞身旁坐下）你知道他是誰嗎？

瑪霞 我聽見過他的名字。

菲狄阿 他是個出色的人！他來找我回家去，到我太太那兒去，她愛一個像我一樣的胡

塗蟲。看看我在這兒作些什麼！

瑪霞 哦，這是不對的！你應該回到她那兒去。你應該可憐她。

菲狄阿 你覺得我應該嗎？哼，我覺得我不應該。

瑪霞 當然，要是你不愛她，那就不必了。有愛，才值得回去。

菲狄阿 你怎麼會知道的？

瑪霞 好像我知道！

菲狄阿 好，那麼吻我吧！現在，讓他們再唱一次『亞麻布』然後就散了吧。

〔吉卜西們唱。〕

菲狄阿 啊，多妙啊！要是一個人不必醒！要是能這樣死去，……

第二幕

第一場

距第一幕的兩星期以後。安娜·帕夫羅夫娜和卡列寧坐在里莎的飯廳裏。沙霞上。

卡列寧 怎樣，有什麼消息嗎？

沙霞 醫生說只要他不着涼，現在已經沒有危險。

安娜·帕夫羅夫娜 是的，可是里莎真累着了。

沙霞 他說是類似喉頭炎，一種很溫和的病。（指着籃子）那是什麼？

安娜·帕夫羅夫娜 葡萄。維克多帶來的。

39
卡列寧 你吃點兒嗎？

沙霞 是的，她喜歡葡萄。她已經變得非常煩躁了。

卡列寧 當然——兩天兩夜沒吃沒睡了。

沙霞 (微笑) 你也是一樣呢!

卡列寧 那情形完全不同!

(醫生和里莎同上。)

醫生 (使人注意的) 是的，就是這樣。要是他醒着就每半點鐘換一次，可是他要是睡着了就別驚動他。喉嚨裏不必擦藥。屋子裏得保持現在這樣的溫度……

里莎 可是他要是再閉氣呢?

醫生 他大概不會，可是他要是真閉了氣，就用噴藥。還要給他吃藥粉：早上吃一包，晚上吃一包。現在我給您開藥方。

安娜·帕夫羅夫娜 大夫，喝杯茶嗎?

醫生 不，謝謝，我的病人等着我呢。

〔在桌旁坐下。沙霞遞給他紙和墨水。〕

里莎 那麼您確定不是喉頭炎？

醫生 (微笑) 決不會錯(寫)

卡列寧 (對里莎) 現在喝點茶吧，或者頂好還是去睡一會兒！……看哪，你成什麼樣

子了……

里莎 啊，現在我又活了。謝謝你，你是忠實的朋友！(緊握他的手。沙霞生氣地向門走去)

我是多麼感謝你呀，親愛的朋友！在這樣的時候人才看得出——

卡列寧 我作了點什麼？真是完全沒有理由向我道謝。

里莎 那麼是誰整夜的呆在這兒是誰請來這麼一個高明的大夫？

卡列寧 密夏脫了險，那我就已經得了十足的報酬；尤其還有你的友情哩。

里莎 (又緊握他的手，笑，給他看她手裏的一些錢) 這是給醫生的；可是我真不知道

該怎麼給。

卡列寧 我也不知道。

安娜·帕夫羅夫娜 不知道什麼。

里莎 怎麼把錢給醫生，他救了比我的命還重要的孩子，我却給他錢！這好像不大對。

安娜·帕夫羅夫娜 我來給他。我知道怎麼給，這簡單。啦。

醫生 （站起來把藥方交給里莎）這些藥粉用一大匙開水調好……（說下去。）

〔卡列寧坐在桌旁喝茶。沙霞和安娜·帕夫羅夫娜走向台前。〕

沙霞 我受不了他們這種樣子！真好像她在愛他。

安娜·帕夫羅夫娜 啊呀，這有什麼奇怪呢？

沙霞 這真可惡！

〔醫生向每個人告別，下。安娜·帕夫羅夫娜跟他一同出去。〕

里莎 （對卡列寧）他現在多麼可愛呀！他稍微好了一點兒就立刻笑啊叫啊的。我得到他那兒去，可是我又不願意離開你。

卡列寧 你還是喝一杯茶的好，再吃點東西。

里莎 我現在什麼都不要了，担了那麼多憂以後我現在是多麼高興啊。（落淚。）

卡列寧 哪！你看你多麼疲勞！

里莎 我挺高興！你願意去看他一下嗎？

卡列寧 當然。

里莎 那麼跟我一塊兒來吧。（下。）

安娜·帕夫羅夫娜 （回到沙霞面前）你爲什麼顯得挺憂鬱的？我很容易的把錢給他，他就收下了。

沙霞 真可惡！她帶着他一塊兒到育兒室去了。就跟他是她的未婚夫或者丈夫似的。

安娜·帕夫羅夫娜 這跟你什麼相干？你何必爲這件事衝動？是你自個兒想嫁給他嗎？

沙霞 我？我跟那麼一個傢伙結婚？我隨便嫁給誰都行，就是不嫁他！這種想頭從來沒進過

我的腦子。我只不過厭惡里莎嫁了菲狄阿以後還能那麼鍾情一個陌生人。

安娜·帕夫羅夫娜 不是什麼陌生人啊，是一個老朋友啊！

沙霞 我從他們的微笑和眼神中還看不出來他們在相愛嗎？

安娜·帕夫羅夫娜 那麼，這有什麼可奇怪的？他分擔了她對孩子的憂慮，又表示同情

跟幫忙……所以她就覺得感激。況且她爲什麼不該愛維克多，不該跟他結婚呢？

沙霞 那真叫人厭惡——真叫人厭惡。

〔卡列寧和里莎同上。卡列寧沉默的走了。沙霞很生氣的走出去。〕

里莎 （對安娜·帕夫羅夫娜）她怎麼了？

安娜·帕夫羅夫娜 我可不知道。

〔里莎嘆息，沉默了。〕

第二場

阿福列莫夫的客廳。桌上放着酒瓶。阿福列莫夫、菲狄阿、斯泰霍夫（頭髮蓬鬆）、卜特凱維奇（臉刮得很乾淨）和寇洛特寇夫（拍馬屁的人）。

寇洛特寇夫 我告訴你它會跑到頂前面的！拉比爾布斯是歐洲頂好的馬。你賭不賭？

斯泰霍夫 不賭，老兄。你知道得很清楚沒有人信你，願意跟你賭。

寇洛特寇夫 我告訴你，你的卡托奇比不上它！

阿福列莫夫 別吵！讓我來調停。問菲狄阿吧——他會給你們講一句公道話。

45
菲狄阿 兩匹馬都好。一切都要看騎馬的人。

斯泰霍夫 格塞夫是個流氓。他需要一隻堅定的手摺住他。

寇洛特寇夫 (喊叫) 不對!

菲狄阿 別忙——我來解決你們的爭執。莫斯科賽馬是誰贏的?

寇洛特寇夫 他贏的——那算得了什麼? 那只是機會。要是柯里庫司不病的話呀……

瞧着吧……

(聽差上)

阿福列莫夫 什麼事?

聽差 來了一位小姐，要見普洛泰索夫先生。

阿福列莫夫 她什麼樣子? 真是一位閨秀嗎?

聽差 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可是她真是一位閨秀。

阿福列莫夫 菲狄阿! 一位小姐要見你!

菲狄阿 (驚起) 是誰?

阿福列莫夫 他不知道。

聽差 要我請她到客廳來嗎？

菲狄阿 不，別忙。我去看她。

〔菲狄阿和聽差同下。〕

寇洛特寇夫 會是誰啊？一定是瑪霞。

斯泰霍夫 哪一個瑪霞？

寇洛特寇夫 那個吉卜西。她跟貓那樣愛着他。

斯泰霍夫 她多麼可愛啊！她唱得多好啊！

阿福列莫夫 真美！泰芽霞跟她！她們昨天跟彼得合唱的

斯泰霍夫 那傢伙運氣多好！

阿福列莫夫 爲什麼？是因爲女孩子待他親密嗎？這算不上什麼運氣！

寇洛特寇夫 我受不了那些吉卜西——他們一點兒也不文雅。

卜特凱維奇 不，你不能這麼說！

寇洛特寇夫 我情願把全身心獻給一個法國女子！

阿福列莫夫 夠了，我們懂得你——跟你那美學！我要去看看到底是誰……（下）

斯泰霍夫 要是瑪霞帶她到這兒來叫她唱個歌。真的，別小看了那些吉卜西泰芽霞啊——主啊！

卜特凱維奇 我相信她們完全一樣。

斯泰霍夫 完全一樣？她們唱自個兒的歌跟她們唱無味的賣唱的歌一樣？

卜特凱維奇 有些賣唱的歌也很好。

寇洛特寇夫 你賭不賭我讓她們唱你猜不出她們唱的是賣唱的歌還是她們自個兒的歌？

斯泰霍夫 寇洛特寇夫老是要打賭！

阿福列莫夫 我說啊，你們這些傢伙，那小姐不是瑪霞——他要請她進來，可是這兒沒有房間，只有這一間。讓我們全都出去到彈子房去吧。（下）

〔菲狄阿和沙霞上。〕

沙霞 （狼狽）菲狄阿，要是我的話不中聽就原諒我，可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聽我說！（她的聲音顫抖。）

〔菲狄阿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沙霞坐下，她的眼光跟隨着他。〕

沙霞 菲狄阿！回家去！

菲狄阿 聽我說，沙霞。我十分了解你，親愛的沙霞，要是處在你的地位我也應該這樣作。我應該設法把事情恢復到老樣子。可是你要是我，要是——說句奇怪的話——你，親愛的敏感的女孩子，處在我的地位，你一定也像我這樣作，走掉，不去損害別人的生活……

沙霞 損害？怎麼會倒像里沙沒有你能生活下去似的！

菲狄阿 啊，沙霞親愛的！可愛的心啊！她能，她能！而且她會快活——比跟我在一塊兒快活得多。

沙霞 決不會！

菲狄阿 那是你覺得不會。（握着她的手）可是主要點不在這兒。主要的是，我不能……你知道，人把一張厚紙摺來摺去摺上一百次，那張紙還是整的，可是再摺一次呢，那紙就成兩半了……里莎跟我就是這樣的情形。一瞧着她的眼睛就像傷透了我的心。她也這樣覺得，相信我！

沙霞 不對，不對！

菲狄阿 你說『不對』可是你自個兒也知道那是『對的』

沙霞 我只能用我自個兒來判斷。要是我處在她的地位，而你像你剛才那樣回答，那對於我真是可怕！

菲狄阿 是的，對於你……（稍停；彼此都激動。）

沙霞（起身）事情一定要照這樣下去嗎？

菲狄阿 我想是的。

沙霞 菲狄阿，回去吧！

菲狄阿 謝謝你，沙霞親愛的！你會永遠留給我一個寶貴的記憶……可是再會吧，可愛的心讓我吻你。（吻她的額。）

沙霞（激動）不，我不說再會，我不信，我決不信……菲狄阿！

菲狄阿 好，那麼，聽着！向我担保我跟你講的話你不再跟別人提到——你答應嗎？

沙霞 當然！

菲狄阿 好，那麼，聽着，沙霞。我是她的丈夫，是她孩子的爸爸，那是事實，可是我是——多餘的！別忙，別忙——別答話。你以為我忌妒嗎？一點兒也不！第一，我沒有權力忌妒，第二，我沒有理由忌妒。維克多·卡列寧是她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愛她，她也

愛他。

沙霞 不！

菲狄阿 她愛的——跟一個貞潔的，賢慧的，除了丈夫以外不允許自個兒愛別人的女人那樣愛着。可是她的確愛着，等到這個障礙物（指着自己）取消了的時候，她會愛他的；那麼，我就來取消這個障礙物吧，他們一定會快活的！（他的聲音顫抖。）

沙霞 菲狄阿，別說這樣的話！

菲狄阿 爲什麼？你知道得很清楚，這話是千真萬確的，而且我會高興他們的快活，這就是我能辦得到的頂好的法兒了……我決不回去，我給他們自由……告訴他們這話吧。別答話了——再見！

〔吻她的額，爲她開了門。〕

沙霞 菲狄阿——你真奇怪！

菲狄阿 再見，再見……（沙霞下。）

菲狄阿 對，對啊……事情就是這樣……事情就是這樣……（按鈴。）

〔聽差上。〕

菲狄阿 請你的主人來。(聽差下)……這是真實的——這是真實的。

〔阿福列莫夫上。〕

菲狄阿 來吧!

阿福列莫夫 你處理好那件事了嗎?

菲狄阿 處理得好極了!(唱)

她竭力賭咒……

處理得好極了!他們都到哪兒去了?

阿福列莫夫 他們在打彈子。

菲狄阿 好吧——咱們也去打去。(唱)

在這兒休息吧,哪怕只一個鐘頭……來吧!

第三幕

第一場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六十歲，留着上髭，他是獨身男子，退職的軍人，文雅、莊重、神情憂鬱。安娜·德密特列夫娜·卡列尼娜（維克多的母親）五十歲的一貴婦人，她盡力打扮得年青，話語裏夾着法文。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的客廳，裝飾得很費錢，可是很樸素，滿是紀念品。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在書寫。聽差上。

聽差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哦，請進……（回轉身在鏡子前面修飾了一下。）

（阿勃列茲科夫上。）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J'espère que je ne force pas la consigne……（法語：我希望

我沒有攪擾你……）（吻她的手。）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你知道 vous êtes toujours le bienvenu——（法語：你總是

受歡迎的。）特別是今天！你收到我的信了嗎？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收到了，這就是我的回答。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啊，我的朋友！我弄得失望得很。Il est ensorcelé positivement

ensorcelé（法語：他給迷住了，絕對給迷住了！）我先前從來沒有見過他對我那麼

固執，那麼頑強，那麼無情，那麼冷淡。自從那個女人丟開了她的丈夫以後，他簡直變

了一個人。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可是究竟怎麼回事啊？現在事情鬧到什麼地步啦？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他不管怎麼樣，要跟她結婚。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那個丈夫怎麼樣呢？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他答應離婚。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啊呀！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維克多哪，他全心貫注在這件事情上，還有那些多麼討厭的人

和事兒——律師啊，犯罪的證據啊——*tout ça est dégoûtant!*（法語：這些人和

事兒全是可厭的！）而在他似乎一點兒也不討厭。我不懂他——他一向頭腦很清楚，作事很老成……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他掉在愛情裏了！一個人真正在愛着的時候……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是的，可是咱們那會兒愛情怎麼就能純潔呢——一生維持着

友誼的愛呢？那樣的愛我才懂，才認為有價值。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現在年青的一代不再滿足於這種理想的關係了。*la possession*

de l'âme ne leur suffit plus.（法語：靈魂的佔有在他們是不滿足了。）這真沒辦

法！別人還能給他作什麼呢？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你不能這樣說他——可是他可像入了魔了。他就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你知道，我去拜訪過她了，他求我去的。我去了，她不在家，就留了一張我的名片。Elle m'a fait demander si je ne pouvais la recevoir；（法語：她問我歡不歡迎她；）今天（看看鐘）兩點鐘的時候，那就是，再過幾分鐘，她就要來了。我答應維克多我會接見她，可是你懂得我的處境嗎！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所以，依照老規矩，我把你請來。我要你幫忙！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謝謝你。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你知道，她的拜訪就要決定整個兒事情——維克多的命運！得不答應才行——可是我怎麼能不答應呢？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你完全不認識她嗎？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從來沒見過她。可是我怕她。好女人不會答應離開她丈夫的，況且他是個好人呢！你知道，他跟維克多同學的時候常常到我們這兒來，他很文雅。

可是不管他爲人怎麼樣，*quels que soient les torts qu'il a eu vis-à-vis d'elle*，
 （法語：不管他待她怎麼樣不好，）人也不該離開她的丈夫。人得容忍別人的過錯。
 我不懂的是維克多既然是有信仰的人，怎麼會想到跟離了婚的女人結婚！不久
 以前他還常常當着我的面兒跟斯皮特西茵熱烈的辯論，說離婚跟真正的基督教
 義不合；可是現在他自個兒倒幹起來了！*Si elle a pu le charmer à un tel point*
 ……（法語：要是她居然迷住他到那種地步啊……）那我真怕她！可是我請你來，
 是要知道你對於這整個事情怎麼樣看法，別儘讓我一人說啦！你覺得這件事怎麼
 樣？把你的意見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你跟維克多談過嗎？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談過；我認爲他愛她。他早就愛上了她；愛情已經緊緊的抓住了
 他。他是這麼一種人：他作起事情來慢是慢的，可是堅決。什麼事兒一進了他的心就
 永遠出不來了；除了她，他永遠不會再愛別人；他沒有她，或者跟別人在一塊兒，就永
 遠不會快活。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伐利芽·卡善蔡伐多麼情願嫁給他！她是多麼出色的女孩子，

她多麼愛他！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微笑) C'est compter sans son hôtel (法語：這是意想不到的

啊！) 現在簡直談到題外去了。我想頂好還是順從他幫他結婚的好。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去跟一個離婚的女人——還要他去見他太太的丈夫……我

想不出你怎麼能這麼坦坦然的說出這種話來。難道作母親的願意瞧着這麼個女人來作她獨生子的媳婦嗎？而且這麼出色的兒子？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可是怎麼辦呢，我親愛的朋友？要是他跟一位你認識的你喜歡的小姐結婚那當然頂好了，可是那樣既然不行……總算他還沒有要跟吉卜西或者莫名其妙的傢伙結婚哪！……里莎·普洛泰索伐是很文雅很好的女人。從我姪女

娜雷那兒我認識了她，知道她是個和氣的，好心腸的，慈愛的，賢慧的女人。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賢慧的女人——她會決心離開她的丈夫！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這不像你說的話！你現在殘忍，苛求了！她的丈夫是這樣一種人，人家說這種人是他們自個兒頂惡劣的敵人；可是在他太太那方面說他簡直是更惡劣的敵人。他是個懦弱的，墮落的，好喝酒的人。他化光了他所有的財產也化光了她的。她有一個小孩……你怎麼能怪她離開這麼一個人呢？不是她離開他的：是他離開她。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唉，真髒！真髒！把我都沾髒了！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你的信仰到那兒去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當然，當然！得寬恕，『就像我們寬恕那些冒犯我們的人一樣。』

Mais, c'est plus fort que moi (法語：我可辦不到！)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她怎麼能跟這樣的人過日子？就算她沒有愛別人，她也還是一樣的得離開他，爲了她的孩子她也得離開他。丈夫他自個兒就勸她離開，在他頭腦清醒的時候他是聰明的，好心腸的人……

〔維克多上，吻他母親的手，問候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維克多 媽媽，我來說一句話：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一會兒就來了，我求求您，我央告

您——要是您還是不答應的話……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攔住他的話）當然我還是不答應……

維克多（繼續說，揚眉）是這樣的話，我求求您，央告您，別跟她說出您不答應！別把事

情弄糟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一點兒也不希望我們談到這個問題，在我這方面，我一定不提

起。
維克多 她更不會提起。我只要您和她認識就好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只有一件事我不懂，一方面你想着跟普洛泰索伐夫人結婚，而她還有一個丈夫活着，一方面你的宗教信仰認為離婚違反基督教，這兩方面怎麼能融洽呢？

維克多 媽，您多殘忍！我們真能那麼純潔嗎，人生那麼複雜，我們老得十足的拘泥着嗎？

媽，您幹嗎對我那麼殘忍？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愛你。我希望你幸福。

維克多 （對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公爵！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當然你希望他幸福。可是有了灰白頭髮的你我要了解年青人，那簡直不容易；作母親的，要是對兒子的幸福習慣了自個兒的理想，那要了解就特別困難了。女人都是這樣的。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是啊，是啊，真是啊！你們都反對我！當然，隨你的便兒吧。Vous êtes majeur……（法語：你也是大人了……）可是你不如殺了我吧！

維克多 您變得不像您自個兒了。這比殘忍還要壞！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對維克多）別說啦，維克多。你母親的話永遠比她作的事壞得多。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得告訴她我的看法，我的感想，可是我說的時候一定不得罪

她。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相信可以辦得到。

〔聽差上。〕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她來了。

維克多 我得走開。

聽差 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普洛泰索伐。

維克多 我走了。求求您，媽啊！（下。）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也站起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請進。（對阿勃列茲科夫公爵）不行，你得留在這兒！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談談方便點兒。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不行，我怕……（焦躁）要是我需要單獨跟她談的時候，我會

招呼你。Cela dépendra……（法語：這得看……）光留下我跟她那可難壞了我

啦。要是我真要跟她單獨談一談，我就……（作了一個暗示）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懂得，我覺得你一定會喜歡她。不過你得公正。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你們都多麼反對我！

（里莎上，穿着拜客的禮服。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站起來）您那天不在家，我很歉然；勞您的駕，又跑來看我。

里莎 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您肯光臨……您願意接見我，我已經非常感激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指着阿勃列茲科夫公爵）你們認識的吧？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是的，一點兒也不錯。我很榮幸從前給介紹過了。（他們握手，坐下）

我的姪女娜雷常常跟我提到您。

里莎 是的，她跟我從前是好朋友。（胆小的看了安娜·德密特列夫娜一眼）現在還

是很要好。（對安娜·德密特列夫娜）我從來沒有料到您會願意接見我的。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跟您的丈夫很熟。從前他跟維克多很要好，他離開這兒到坦

波夫城去以前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我想你們是在那兒結婚的吧？

里莎 是的，我們是在那兒結婚的。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可是他回到莫斯科以後就沒來拜訪過我們了。

里莎 不是，他隨便那兒都沒有去。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他也從來沒有把您介紹給我。（難堪的沉默）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最後一次遇見您是在登尼索夫家裏看演戲。他們演得很好；您也演了的。

里莎 不……是的……當然……我是演了的。（又開始沉默）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原諒我，要是我說的話會使您不高興。可是我不會裝假，裝作什麼都不知道！我到這

兒來，是因爲維克多·米海洛維奇說……因爲他——我是說，因爲您願意見我

……可是有什麼話還是說出來的好（她的聲音很急促）……這樣難壞了我啦

……可是您是仁慈的。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還是出去的好。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好吧。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向兩個女人告辭而下。〕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聽我說，里莎……我很替您難過，我也喜歡您。可是我愛維克多。在這個世界上我愛的唯一的人就是他。我了解他的靈魂就跟了解我自個兒的一樣。那是個驕傲的靈魂。他還是七歲孩子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自傲了……並不是爲了他的門第和財產而驕傲，倒是爲了他的高尚的道德，品性和純潔而驕傲，這是他一直嚴守着的。他跟處女一樣的純潔。

里莎 我知道。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他從來沒愛過任何一個女人。您是第一個。我不能說我不忌妒。我忌妒。可是我們作母親的——把兒子總想成是個孩子，那簡直是太快了——我們準備好了。我已經準備把他交給他的妻子，也不忌妒——可是要交給一個跟他

一樣純淨的妻子……

里莎 我……我已經……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原諒我！我知道那不是您的錯，您只是倒楣罷了。我了解他。現在他準備了忍受——願意忍受——一切，他永遠也不會提到這個，可是 he 會痛苦。他的受了傷的驕傲會痛苦，他不會幸福。

里莎 我已經想到這個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里莎，我親愛的，您是個聰明的好女人。要是您愛他，您得希望他幸福比希望您自個兒更切一點兒。要是這樣的話，您不會願意跟他結合，叫他有後悔的機會——雖然他永遠不會說出來的。

里莎 我知道他不會的！這我已經想到了，也拿這個問題問過我自個兒。我已經想過，跟他講過。可是他說他沒有我不能生活，那麼我怎麼辦呢？我跟他說：『我們來作朋友吧，可是別破壞你的生活；別把你的純淨的生活跟我這個不幸的生活結合吧！』可

是他不肯。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不，現在別……

里莎 叫他離開我吧，我很贊成。我爲他的幸福愛他，而不是爲我的幸福。幫我的忙！別恨我！爲了他的幸福，我們大夥兒和愛的作吧！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對的，對的！我已經覺得喜歡您了。（吻她，里莎哭）可是，可是這多可怕！要是他在您結婚以前愛您那多好啊……

里莎 他說那時候他已經愛我了，可是不願意妨害朋友的幸福。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啊，這多難啊！不過，我們要相愛，上帝會幫助我們找到我們所需要的。

維克多（進來）媽媽，親愛的！什麼我都聽見了！我料到這個的：您喜歡她，那麼一切都好了！

71
里莎 我很遺憾你聽見了。我一定不說的，要是……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不過，事情還沒有解決，我只能說，要是沒有這些不幸的情形，我
是一定高興的。（吻她。）

維克多 不過請您別改主意了！

第二場

設備簡陋的房間；床、桌子、沙發；只有菲狄阿一個人。

門上有扣門聲。外面女人的聲音。

女聲 塞奧朵爾·華西里奇，你爲什麼把你自個兒鎖在裏頭？菲狄阿！開開……

菲狄阿 （站起來開了門）這就好了！謝謝你的光臨。真沉悶，可怕！的沉悶！

瑪霞 你爲什麼不到我那兒去？又喝酒了嗎？唉，唉，你答應了不喝的！

菲狄阿 你不知道爲什麼——我沒錢了！

瑪霞 我既然關心你爲什麼還想到錢呢？

菲狄阿 瑪霞！

瑪霞 算了，叫『瑪霞，瑪霞。』幹什麼？要是你真愛我，你早就該離婚了。現在是他們自個兒要你離婚。你說你不愛她，可是你仍舊捨不得她，我看你不願意……

菲狄阿 可是你知道我爲什麼不願意！

瑪霞 那全是廢話。人家說你是個沒有頭腦的人，說得真對。

菲狄阿 我該對你怎麼說？你知道你的話無意中可就傷了我的心啦！

瑪霞 什麼都傷不了你的心！

菲狄阿 你要知道你的愛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快樂。

瑪霞 我的愛——是有的；可是你的愛呢，根本沒有。

菲狄阿 是啊，我也不能跟你担保。還有，担保又有什麼用？你知道的！

瑪霞 菲狄阿，幹麼折磨我啲？

菲狄阿 倒底咱們倆是誰折磨誰呀？

瑪霞 (哭) 你殘忍!

菲狄阿 (走到她跟前，去擁抱她) 瑪霞! 這是怎麼回事兒啊? 算了吧。人得生活，別哭哭啼啼。哭對於你一點兒也不相稱，我可愛的人兒!

瑪霞 你愛我嗎?

菲狄阿 我還能愛誰呢?

瑪霞 就愛我一個人嗎? 好，那麼，把你剛才寫的唸給我聽聽。

菲狄阿 你聽了會煩的。

瑪霞 既然是你寫的，那麼一定很好。

菲狄阿 好，那麼聽着。(唸) 『晚秋的一天，我的朋友跟我約定在莫雷金的莊園見面，那兒有一帶稠密的森林，裏面有很多的小鳥兒。天氣很陰沉、暖和、安靜。雲霧……』

〔瑪霞的雙親，伊凡·瑪卡里奇跟娜斯泰沙·伊凡諾夫娜，兩個老吉卜西進來。〕

娜斯泰沙 (走到她女兒跟前) 果然你在這兒啊，你這個該死的跑掉了的綿羊! (對

菲狄阿（老爺，您好啊！（對瑪霞）你就這樣對待我們嗎，啊？

伊凡（對菲狄阿）這不行哪，老爺，您要幹嗎！您快要毀了這個姑娘啦！唉，這不行啊……您幹了一件醜事。

娜斯泰沙 戴上你的披巾趕快給我走……照這樣跑出去我怎麼跟合唱隊講呢？跟一個叫化子鬼混——從他那兒你得着什麼呢？

瑪霞 我不是鬼混！我愛這位老爺，就是這麼回事兒。我又不是離開合唱隊。我就去唱歌，什麼……

伊凡 再說下去，我就揪掉你的頭髮……賤骨頭！誰像這樣胡鬧？你爸爸不這樣，你的媽不這樣，你的姑姑不這樣……這樣不好，老爺！我們從前喜歡您——我們常常不要錢唱給您聽。我們可憐您，而您幹了什麼？

娜斯泰沙 您快要白白的糟蹋了我們的女兒啦……我們親生的，我們的獨生女兒，我們眼睛裏的太陽，我們的無價之寶——您把她踩到泥土裏去了，這就是您幹的好

事兒！您沒良心。

菲狄阿 娜斯泰沙·伊凡諾夫娜，你猜錯了。你的女兒就像我的妹妹一樣。我關心她的名譽。你別胡想……可是我愛她呀！那該怎麼辦呢？

伊凡 可是以往您有錢的時候就不愛她！要是您那會兒拿出那麼一萬盧布給合唱隊，您就可以堂堂皇皇的佔有了。可是你現在什麼都化光了，偷偷的把她拐跑啦！這是恥辱，老爺，恥辱！

瑪霞 他沒有把我拐跑！我自個兒來的，要是您現在把我帶走，我還是要回來。我愛他，這是愛的結果！我的愛比你們那些管束要堅強得多……我不願意！

娜斯泰沙 來，頂親愛的瑪霞來，我的親生女兒！別鬧彆扭。你作錯啦，現在來吧。

伊凡 那麼現在，你也說夠了吧！走！（抓住她的手）原諒我們，老爺！（三個吉卜西下。）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上。）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原諒我。碰巧我眼見了一樁不愉快的事情。

菲狄阿 請問尊駕貴姓……？（認出是公爵）哦，阿勃列茲科夫公爵！（他們握手。）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碰巧我眼見了一樁不愉快的事情。我原來不願意聽的，可是既然聽見了，我認爲我該告訴您。我受別人託付到這兒來，不得不在門口等着這些人出來——尤其因爲他們大聲嚷嚷，弄得我敲門的聲音聽不見了。

菲狄阿 是的，是的——請坐。謝謝您告訴我：這樣就給了我權力，跟您解釋您看見的事情了。您把我想成什麼樣，我倒不在乎，可是我要告訴您，您聽見的那些責備那個吉卜西賣歌女孩子的話很不公平。實際上那個女孩子跟鴿子一樣的純淨；我跟她是朋友關係。這種關係也許有點兒浪漫的味道兒，可是並不破壞女孩子的純淨——名譽。這就是我願意告訴您的；可是您來找我幹嗎的？在哪一方面我能效勞呢？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第一，我……

菲狄阿 原諒我，公爵。我現在的社會地位是這樣，我跟您從前的那點兒交情，不會值得您來拜訪我，除非是您有什麼事兒要找我。什麼事兒呢？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不否認。您猜對了。我找您有事兒；可是我要求您相信，您地位的改變決不影響我對您的態度。

菲狄阿 我相信。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的事兒是這樣的。我的老朋友安娜·德密特列夫娜·卡列尼娜的兒子跟她自個兒要求我直接從您這兒打聽出你們的關係來……我能說出來嗎……就是您跟您太太伊利莎白·安德列夫娜·普洛泰索伐的關係。

菲狄阿 我的太太——或者不如說我從前的太太——跟我的關係完全斷絕了。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這個我知道，就是因為這個，我才接受了這件困難的差使。

菲狄阿 斷絕固然是斷絕了，可是我連忙得補充一句，不是她的錯促成的，而是我的錯，我的數不清的錯促成的。她一向沒有一點兒可責備的地方。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好，那麼，維克多·卡列寧，或者不如說是她母親，要求我打聽您的

意思怎麼樣。

菲狄阿（激昂起來）什麼意思！我沒意思。我讓她完全自由了。還有，我永遠不會打擾她了。我知道她愛維克多·卡列寧。那麼，隨她去吧！我認爲他是個很沉悶，可是很好很體面的人，我想他們倆會像俗語所說，夫唱婦隨的。而且——*que le bon Dieu les benisse*（法語：希望善良的上帝保佑他們！）就是這麼回事兒！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是的，可是我們……

菲狄阿（插嘴）別以爲我有一點兒忌妒。要是剛才我說維克多沉悶，那我現在收回這句話。他是個出色的，體面的道德君子；差不多跟我自個兒正相反。他從小就愛她。也許她嫁給我的時候也已經愛他了。——這是常常有的事兒！頂好的愛情是不知不覺的愛情。我相信她一直都愛着他；可是跟忠實的女人那樣，她甚至於對自個兒都不承認。可是……總有一種陰影橫在我們的家庭生活中……可是我何必對您承認這些呢？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請承認吧！相信我，我來找您的主要原因就是要充分了解這些情

形。我了解您。我懂得那個您比方得很好的陰影，也許曾經……

菲狄阿 是的，是陰影；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在她跟我的家庭生活中，我不覺得美滿，而老是在找什麼，神魂不定。不過，這種說法好像原諒我自個兒。我不要原諒我自個兒；我也不能原諒我自個兒。我從前是（我說得準確一點兒，從前是）個壞丈夫。我說從前是，因為在我的意識裏我現在不是，而且早已不是她的丈夫了。我認爲她現在完全自由。因此您的問題就得到我的解答了吧。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是的，可是您知道維克多的家庭，也了解他自個兒。他跟伊利莎白·安德烈夫娜的關係以往和現在都是頂可敬的，頂疎遠的。在她困難的時候他幫了她的忙。

菲狄阿 是的，因了我的放蕩，幫助他們把他們拉在一塊兒了。這還有什麼可說的？一定會弄到這樣的！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您知道那個家庭的嚴格的正教信仰。我自個兒對於事情有一種

比較廣泛的看法，跟他們不同；可是我尊敬他們，也了解他們。我知道他不經過教堂的結婚儀式跟一個女人結合，這件事對於他，特別是對於他母親，是不可思議的。

菲狄阿 是的，我知道他對於這些事兒的愚……嚴格，守舊。可是他們要怎麼樣離婚嗎？我早就告訴過他們，我很願意離婚哪；可是要把罪過放在我自個兒身上，還得造出些跟這件事兒有關係的謊話來，是很難堪的……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很了解您，同情您。可是這怎麼能避免？我想事情原本可以這樣安排的——可是您說對了。那是可怕的，我很了解您。

菲狄阿（緊握公爵的手）謝謝您，親愛的公爵！我一直知道您是個善良的可尊敬的。告訴我怎麼辦。我怎麼樣作法？您替我設身處地的想一想。我不想上進。我是沒用的人；可是有些事兒我還是不能鎮靜的作出來。我不能鎮靜的撒謊。

● 依照俄國的法律，得有了夫婦之一方跟別人通姦的證據，才准離婚，在這類案子中，通常有許許多多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不了解您！您這個能幹的，聰明的人，對於事情的好壞認得那麼清楚——您怎麼能讓您自個兒那麼反常——那麼忽略您對您自個兒的希望？怎麼會毀了您的一生而弄到這步田地？

菲狄阿（勉強忍住感動的眼淚）我過這種荒唐的生活已經十年了，而這還是頭一次有個像您這樣的人同情我。我的酒朋友，浪子們，女人們同情過我；可是像您這樣有理性的好人……謝謝您！我怎麼會把我自個兒毀成這樣的？第一，亂喝酒。我喝酒，不是因為酒好喝，而是我要喝才喝的，我常常覺得我作錯了事兒，我覺得羞恥。現在我跟你講話，也覺得羞恥。只有我喝了酒的時候，我就不覺得這種羞恥。我聽音樂的時候也是這樣：不是歌劇，不是貝多芬，而是吉卜西的音樂……這是生活精力流進了人的血管！還有那些可愛的黑眼睛，那些微笑！越是美妙，過後就越覺得羞恥。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工作怎麼樣？

菲狄阿 我試過，可是沒用。我永遠不能滿足於工作——可是淨談我自個兒有什麼用？

我謝謝您。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那麼我怎麼回答呢？

菲狄阿 告訴他們，他們希望我怎麼作我就怎麼作。他們要他們的婚姻沒有什麼阻礙，
是不是？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當然。

菲狄阿 我照辦吧。告訴他們我一定那麼辦。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可是什麼時候？

菲狄阿 等一等。好，大概在兩個星期以內吧。這樣可以了吧。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那麼我能這樣告訴他們嗎？

菲狄阿 可以，再見，公爵！再謝謝您！（公爵下。）

菲狄阿 （坐了半天，默默的微笑了）是該這樣，是該這樣！事情一定會這樣，一定會這樣，

一定會這樣！好極了！

第四幕

第一場

一家酒店的雅座。一個伙計引着菲狄阿跟伊凡·彼德羅維奇·阿歷山德羅夫進來。

伙計 請到這兒來。在這兒沒有人來打攪您們，我馬上去拿紙來。

伊凡·彼德羅維奇 普洛泰索夫，我也要進來。

菲狄阿 (嚴肅) 要是你高興進來，可是我很忙……要是你要進來，就進來好了。

伊凡·彼德羅維奇 你願意回答他們的請求嗎？我會告訴你怎麼說法。要是我，一定不

那麼辦。我老是直話直說，說了就幹。

菲狄阿 (對伙計) 來一瓶香檳！(伙計下。)

菲狄阿（拿出手鎗放在桌上）等一會兒！

伊凡·彼德羅維奇 幹麼？你要自殺？要是你高興，你可以自殺。我了解你！他們要屈辱你，你就作給他們看看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你要用手鎗殺死你自個兒，用慷慨殺死他們。我了解你。我什麼都懂，因為我是一個天才。

菲狄阿 當然——當然。只不過……

（伙計上，拿來紙、墨水、和香檳酒。

菲狄阿（用拭嘴布蓋上手鎗）打開喝——咱們來喝一杯兒吧。（他們喝酒。菲狄阿寫）等一會兒！

伊凡·彼德羅維奇 這杯酒是敬你的……偉大的一生！你知道我是超然的。我不來阻止你！生和死在天才看來是一樣的。在生活中我死了，在死裏我活了。你殺死你自個兒，好叫那兩個人可憐你。而我——我要是殺死我自個兒，是叫全世界明白那是多麼大的損失啊。我不會猶疑，也不會想我抓起手鎗來（抓起鎗）——現在！一切都

完了。可是現在還太早。（放下鎗）我什麼也不寫；得叫他們自個兒去明白……唉，你……

菲狄阿（寫）等一會兒。

伊凡·彼德羅維奇 可憐的凡人啊！他們忙來忙去，他們吵吵鬧鬧，而了解——一點兒也不了解……我不是跟你講話，我只不過表白我的思想。那麼，到了兒，人類需要什麼呢？很少，只需要珍貴他們的天才。可是這些天才常被處死，被殘害，被折磨。不行！我不要作你們的玩物！我要把你們拖出來，拖到光天化日的下面！不——不——不行！行偽君子！

菲狄阿（寫完，喝酒，唸一遍他寫的信）請，出去吧！

伊凡·彼德羅維奇 出去？好，那麼再見了！我不來阻止你。我也要這樣作的。可是還沒到時候。我只要告訴你……

菲狄阿 好了！你以後再告訴我吧。現在，老兄，只有一樁事：把這個給老板，（給他錢）要

是有寄給我的包裹或者信件就要來。請去一下吧！

伊凡·彼德羅維奇 好吧——那麼你等着我嗎？我還有重要的事兒要告訴你呢——

那事兒你在今世或者來世都聽不到的，無論如何要等我回來。我把這些錢全給他嗎？

菲狄阿 該給多少就給多少。

〔伊凡·彼德羅維奇下。〕

〔菲狄阿輕鬆的嘆了一口氣，在伊凡·彼德羅維奇出去以後，鎖上了門，拿起手鎗，扳上鎗機，朝着太陽穴戰慄，很慎重的把鎗又放下了。呻吟。〕

菲狄阿 不；我不能。我不能啊！（有人敲門）誰啊？

外面瑪霞的聲音 是我！

菲狄阿 『我』是誰哦，瑪霞……（開門。）

瑪霞 我已經到你住的地方去過了，到波波夫那兒去過了，到阿福列莫夫那兒去過了，

我猜你一定在這兒。(看見了手鎗)真是好東西!真是個傻瓜!地道的傻瓜!難道你真是要自殺嗎?

菲狄阿 不,我不能。

瑪霞 完全不顧到我嗎?你這個異教徒!你對我沒一點兒憐憫!寒奧朵爾·華西里奇,這是罪過,真罪過啊!爲了報答我的愛……

菲狄阿 我要解放他們。我答應解放他們,我不能撒謊。

瑪霞 把我怎麼辦?

菲狄阿 把你怎麼辦?那樣也讓你自由了。難道你跟我受苦的好嗎?

瑪霞 好像這樣好一點兒。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菲狄阿 跟我在一塊兒你能過着什麼樣的生活?你哭一會兒,然後就會去過你自個兒的生活了。

瑪霞 我決不會哭!要是你不可憐我,就滾開吧!(哭。)

菲狄阿 瑪霞，頂親愛的！我原來認爲這樣作頂好了。

瑪霞 爲你自個兒是頂好了！

菲狄阿 （笑）我要殺死自個兒，怎麼還會對我自個兒倒頂好呢？

瑪霞 當然，爲你自個兒是頂好了！可是你倒底希望什麼呢？告訴我。

菲狄阿 我希望什麼？我希望的事兒多着呢。

瑪霞 那麼，是什麼？是什麼？

菲狄阿 第一，就是實行我答應的話。這第一個原因就足夠了，爲了離婚撒謊，還要作那

些齷齪的事兒——我不能！

瑪霞 承認那個是可怕的——我我自個兒……

菲狄阿 第二，他們非真正的自由不可——我的太太跟他。話說回來，他們究竟是好人。

爲什麼他們要受苦呢？這就是第二個原因。

瑪霞 好，要是她丟了你，那她也並不是什麼好人。

菲狄阿 她沒有丟了我——是我丟了她。

瑪霞 對啊，對啊！總是你的不是。她是個安琪兒！還有什麼！

菲狄阿 還有這個——你是好的，可愛的女孩子——我愛你，要是我活着，就要毀了你啦。

瑪霞 那跟你不相干。怎麼樣才會毀了我，我自個兒很明白。

菲狄阿 （嘆氣）可是別的都不提，別的都不提吧……我活着有什麼用呢？難道我不知道我是個喪魂落魄的沒用東西嗎？我是個多餘的累贅，不管是對於我自個兒，還是對於別人——就像你父親說的一樣。我是沒價值的人。

瑪霞 廢話！我要跟定了你。我已經跟定了你，總有個結果的！至於你過壞的生活，喝酒，不斷的鬧酒——不過，你是個活人啊！戒掉吧，從此以後改了吧！

菲狄阿 說說容易。

瑪霞 那麼，作啊。

菲狄阿 是的，我看見你的時候，我覺得好像我是能作似的。

瑪霞 那麼你非作不可的，你會作的！（看見信）這是什麼？你寫給他們的嗎？你寫了

些什麼？

菲狄阿 我寫了些什麼……（拿起信，正要撕）現在這個信已經沒用了。

瑪霞 （搶信）信裏你說你要自殺嗎？是不是你沒提到手鎗——而只說要自殺嗎？

菲狄阿 是的，我說我不想活着了。

瑪霞 把信給我——給我，給我……你讀過何爲●嗎？

菲狄阿 我想我讀過。

瑪霞 那是一本叫人厭煩的小說，可是裏面有一樁很好很好的事情。那個人叫什麼名

字來着？——拉黑瑪諾夫——走了，假裝跳河自殺了。你——你會游泳嗎？

菲狄阿 不會。

瑪霞 那就好了，把你的衣服——所有的東西，還有你口袋裏的記事本，統統都給我。

菲狄阿 我怎麼能給你呢？

瑪霞 等一會兒，別忙，別忙！我們先回家去；那麼你才能換上衣服。

菲狄阿 可是這是一件欺騙的事兒啊。

瑪霞 算了！你去洗澡，你的衣服留在岸上，你的記事本和這封信放在口袋裏。

菲狄阿 好的，然後怎麼樣呢？

瑪霞 然後嗎？然後我們就一塊兒遠走高飛啦，快活的過下去啊。

〔伊凡·彼德羅維奇上。〕

伊凡·彼德羅維奇 現在好了！手鎗呢？我拿走了。

瑪霞 拿去；拿去吧！我們要走了。

第二場

普洛泰索夫的客廳。卡列寧跟里莎。

卡列寧 他那麼堅決的答應了，我想他會守信用的。

里莎 談到這件事我就害羞，可是我得承認我聽見那個吉卜西女孩的事兒，就使我覺得真的自由了。別以為那是忌妒；不是的，可是你知道——這件事使我自由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維克多·米海洛維奇。

卡列寧 幹麼跟我講話這麼拘禮？

里莎 (微笑) 好，那麼，維克多。讓我來解釋我的感想吧。頂叫我痛苦的事情就是我覺得

得我愛了兩個人；那意思就是說我是個不道德的女人。

卡列寧 你·不道德？

里莎 可是既然我知道他另外還有人，因此不需要我，我覺得自由了，覺得我可以真誠的說我愛你了。現在我心裏把事情都弄明白了，只是我的地位使我痛苦。這麼離婚！多麼難堪——還有，這麼等待！

卡列寧 這就要解決的，很快。除了他已經答應以外，我還差了我的祕書帶着預備簽字的離婚書到他那兒去，吩咐他沒簽字以前別離開。要是我不那麼清楚他爲人的話，我一定會想他是故意這樣拖延。

里莎 他不會，那是他的懦弱和誠實的結果。他不會撒謊。不過你給他錢可給錯了。卡列寧 我給了的。爲了缺少錢，也許是遲延的原因。

里莎 不，送錢總不大好。

卡列寧 不過，無論如何，他不必那麼拘小節了。

里莎 我們變得那麼自私！

卡列寧 是的，我承認。這是你自個兒的錯。等待了半天，絕望了半天，我現在總算幸福啦！
幸福叫人自私。那是你的錯！

里莎 你當是就你一個人幸福嗎？我也——我覺得滿心的幸福，我整個浸在幸福中了！
我得到了一切——密夏病好了，你母親愛我，頂要緊的——你，我，我愛你！

卡列寧 真的嗎？不後悔嗎？不會再回頭嗎？

里莎 從那天起我的心意變過來了。

卡列寧 不會再變了嗎？

里莎 絕不會！我只希望你的事情跟我的事情一樣圓滿。

〔保姆上。抱着孩子。里莎把孩子抱在膝上。〕

卡列寧 我們是多麼不幸的人啊！

里莎 (吻孩子) 爲什麼？

卡列莎 你結婚的時候，我在回國的路上聽見這個消息，覺得悽慘，因為我覺得我失去了你，後來發現你還是記得我，我才得了一點兒安慰。我甚至滿足了。後來我們的友誼建立起來，我覺得你對我親切，而且在我們的友誼中間甚至有那麼一點兒超乎友誼的光芒。我就差不多幸福了。我僅僅爲了一種害怕而痛苦，害怕我對菲狄阿不忠實。可是並不！我常常那麼堅決的相信，我跟我朋友的太太只維持最純淨的友誼，這沒有什麼不可能的地方——況且，我了解你——所以我實際沒有難過，我滿足了。後來菲狄阿引得你焦慮，我覺得你用得着我了，我覺得我的友誼開始叫你驚慌——我十分高興，一種含糊的希望在我心裏醒來了。再後來，他變得簡直不成話，你決定離開他，那時我第一次坦白的跟你談話，你不說『不』，可是哀哀的哭了——我高興極了；要是那時有人問我還要什麼，我一定回答『什麼都不要了！』可是近來，我們的生活有結合的可能：我母親喜歡你，於是這種可能開始實現；你告訴我你愛我，從前就愛我，而且（就像你剛才講的那樣）對於你，他不再存在，你就只愛我

一個人了——想想看，我還會再貪圖什麼？可是不然！現在過去的事兒叫我痛苦！我希望過去的事兒根本不存在，別叫我回憶它。

里莎
（責備）維克多！

卡列寧 里莎，原諒我！要是我告訴你這些話，只不過是爲了不願意瞞你我的任何一點思想。我故意的，告訴你這些話表示我多麼壞，我知道得多麼清楚，我得跟我自個兒掙扎，克制我自個兒。現在我說完了！我愛他。

里莎 事情勢必是這樣的。我能作的我都作了，可是，不是我在作你希望的事情，而是我的心在變動；在我的心裏頭，除了你，一切都消滅了。

卡列寧 一切嗎？

里莎 一切，一切——或者我不能這樣說。

〔聽差上。〕

聽差 渥斯涅先斯基先生。

卡列寧 他帶着菲狄阿的答覆來了。

里莎 (對卡列寧) 請他進來。

卡列寧 (站起來，走向門口) 好了，答覆來啦！

里莎 (把孩子交給保姆，保姆出去) 維克多，難道現在一切真的要決定了嗎？(吻卡

列寧)

〔渥斯涅先斯基上。〕

卡列寧 怎麼樣？

渥斯涅先斯基 他已經走了。

卡列寧 走了！沒有在離婚書上簽字嗎？

渥斯涅先斯基 離婚書上沒有簽字，可是這兒有一封留給您和伊利沙白·安德烈夫

娜的信。(從口袋裏拿出信來交給卡列寧) 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人家告訴我說他

在酒店裏。我就到酒店去，普洛泰索夫先生告訴我，過一點鐘再去，我就能得到他的

答覆。我又去了，後來就……

卡列寧 這又是要拖延嗎？還有藉口嗎？不，這簡直是下流。他怎麼會這麼墮落！

里莎 你倒是唸唸信看！（卡列寧拆開信。）

渥斯涅夫斯基 您沒有別的吩咐了嗎？

卡列寧 呃，沒有了。再見！謝謝你……（他正要唸信，受驚的停頓了一下。）

〔渥斯涅夫斯基下。〕

里莎 什麼——說些什麼？

卡列寧 可怕！

里莎 （抓住信）唸！

卡列寧 （唸）『里莎跟維克多，我寫信給你們倆。我不願意說謊，叫你們「親愛的」

一類的話。我想到你們，想到你們的愛和幸福的時候，我不能制止一種淒苦和責難的感情（我責備我自個兒，可是仍然痛苦）我什麼都知道。我知道雖然我是丈夫，我

已經——因為種種的事情——是你們的一個障礙了。c'est moi qui suis l'intrus.
 (法語：我就是那個夾羅卜乾的。)可是，我仍然不能制止恨你們，冷淡你們的感情。
 理論上我是愛你們兩個的，特別是里莎，里莎特！可是實際上我對待你們已經超過
 了冷淡。我知道我錯了，可就不能改。』

里莎 他怎麼能……

卡列寧 (唸下去) 『可是言歸正傳！我心頭的這種矛盾感情促使我實行你們的欲
 望——可是不照你們希望的那種方式。說謊，演那麼一幕討厭的事兒，實在叫我受
 不了，厭惡極了。雖然我是個卑賤的人，我在別的情形中卑賤，不能幹這些可憎的事
 情——決不能那件事的解決，我想出了最簡單的辦法。既然幸福，你們就得結婚。我
 妨礙你們；因此我必須毀滅我自己……』

里莎 (握住維克多的手) 維克多！

卡列寧 (唸) 『……必須毀滅我自己。我願意這樣作。你們得着這封信的時候，我已

經不在人間。

『你們給我錢，叫我付離婚的手續費，這多難堪啊！這是不愉快的，不像你們的爲人！可是這也沒辦法。我常常會做錯事，那能怪你們不也作錯一次呢？我退還這筆錢。我的解決方法比較快當，便宜，確切。我所要求的是別跟我生氣，善良的記念我。還有一件事兒——這兒有一個鐘表匠，葉夫金葉夫。你們能不能幫他忙，經濟上給他點兒援助？他雖然懦弱，可是個好人。再見。——菲狄阿。』

里莎 他自殺了是的……

卡列寧 （按鈴，跑出去到走廊上）請渥斯涅先斯基先生回來！

里莎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菲狄阿，親愛的菲狄阿！

卡列寧 里莎！

里莎 說我不愛他——說我不愛他，那是不實在的，是不實在的！我就愛他一個人！我愛他！我害死了他。躲開我！

〔渥斯涅夫斯基上。〕

卡列寧 普洛泰索夫先生在那兒？他們告訴你些什麼話？

渥斯涅夫斯基 他們告訴我，他今天早上留下這封信就走了，沒有回來。

卡列寧 我們得去打聽究竟是怎麼回事兒，里莎。我得離開你！

里莎 原諒我，可是我也不會撒謊！現在去吧——去吧，去打聽……

第五幕

第一場

某下等酒店裏一個污穢的房間。一張桌子，桌旁人們坐著喝茶喝酒。台前放著一張小桌子，桌旁坐著菲狄阿，衣服襤褸，在社會上的地位更低落了。跟他在一塊兒的是彼杜席科夫，一個文雅溫和的人，留著長頭髮，外表像個書記。兩個人酒都喝得不多。

彼杜席科夫 我懂得，我懂得。那是真正的愛！對不對說下去。

菲狄阿 那麼，你知道，要是咱們這種階級的女人表現那種感情，還爲了她所愛的人犧牲一切……可是她是個吉卜西，養大了作搖錢樹的，可是她曾有這種自我犧牲的！愛！給出了一切，她自個兒什麼都不要！這種對照多麼驚人！

彼杜席科夫 是的，在藝術上我們把這叫作『價值』。你只有在周圍塗上綠顏色才陪襯出中間的紅顏色鮮艷。可是主要點不在這兒。我懂得，十分懂得。

菲狄阿 是的，我相信我這一生當中唯一的好行為是我從來沒有佔她的愛的便宜。你知道這是爲什麼？

彼杜席科夫 憐憫。

菲狄阿 哦，不對！我對她從來沒有過憐憫的感覺。我對她的感覺老是狂喜的愛慕——尤其在她唱歌的時候！啊，她唱得多好——也許現在還在唱吧！我總把她看得高高在我上面。我沒有糟蹋她，很簡單，因爲我愛她；真誠的愛她。現在她給我一個好的，幸福的回憶！（喝酒）

彼杜席科夫 是的，我懂得，我懂得。那是理想。

菲狄阿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情。我從前也有過色情，有一次我愛過一位太太——很美——我猥褻的愛她，跟狗一樣。她給我一個幽會的地方。我沒去，因爲我想那樣對

那丈夫太難堪了。說來奇怪，甚至現在，每逢我記起那件事我要覺得快活，讚美我自個兒那時候的行爲多可尊敬；可是我常後悔，就跟犯了罪似的，可是在瑪霞這個情形，正相反，我老是快活——由於我沒有玷污我的感情而快活。也許我還要墮落，可是這個寶石……不對，不是寶石，是陽光，現在還伴着我，在我心裏。

彼杜席科夫 我懂得，我懂得！現在她在哪兒？

菲狄阿 我不知道！我情願不知道。『那些』統統屬於另一種生活；我不願把那個生活跟目前這生活混在一塊兒……

（在一張桌子後面發出女人的尖叫聲。店主東和警察進來抓了她出去。菲狄阿和彼杜席科夫聽着，沉默的看。着。在一切又安靜下來的時候……）

彼杜席科夫 是的，你的一生是驚人的。

菲狄阿 不，那是頂簡單的！你知道，在我出生的社會裏，人只有三條路可以走——就只有三條，第一條是去作官：文官或武官都成，去弄錢，增長我們生活環境中的惡勢力。

我討厭那種生活。也許我沒有那種能力；可是頂要緊的，那種生活對於我不適合。那麼第二是破壞這種惡勢力。作這種事的人得是個英雄；而我不是英雄。而第三就是忘掉一切。用玩樂，喝酒，唱歌來麻醉，那就是我走的路。這就是唱歌迷住我的理由。

（喝酒。）

彼杜席科夫 你的家庭生活怎麼樣？要是我有太太，我會快樂。我的太太毀了我。

菲狄阿 家庭生活對啊，我的太太是個理想的女人。她現在還活着呢。可是我怎麼跟你說呢？那裏面沒有酵母——你知道，就是那個使麵包發泡的酵母！而且，在我們的生活中，裏面沒有那種東西：生活是平凡的，我要別的東西幫助我忘掉它——生活裏面沒有火花的時候，人忘不掉它。那麼我就作起各種下流的事來。你知道，我們愛人們是因為我們對他們作有益的事；我們討厭人們是因為我們對他們作有害的事。我害得她不淺。她好像愛我……

彼杜席科夫 爲什麼你說『好像』？

菲狄阿 我那樣說因為她沒有一方面足以使她跟瑪霞那樣爬進過我的靈魂。可是這話還不能表達我的意思。當她懷孕，或者照料她孩子的時候，我常逃開，喝醉酒回家來，當然，就因為那樣，我越來越不愛她了。對的，對啊！（狂熱）我明白啦！我愛瑪霞是因為我對瑪霞好而不損害她。那就是我愛她的緣故。那一個呢，我叫她痛苦，所以我不愛她……是啊，說到頭來，我不愛她！是我忌妒嗎？是的，可是那也過去了……

〔阿鐵美夫上，他的帽子上別了一個徽章，上髹染了色，穿著舊的修改過的衣服。〕

阿鐵美夫 祝你的胃口好！（對菲狄阿鞠躬）我看你跟我們的畫家，我們的藝術家認識了。

阿鐵美夫 （對彼杜席科夫）那個像你畫好了嗎？

彼杜席科夫 不，我沒有畫。

阿鐵美夫 （坐下）我不妨礙你們嗎？

〔菲狄阿跟彼杜席科夫都沒回答。〕

彼杜席科夫 塞奧朵爾·華西里奇跟我講他的一生的生活呢。

阿鐵美夫 祕密嗎？那麼我不打擾你們——講吧！我不一定要跟你們在一塊兒。豬糞！

〔到旁邊桌上，叫了一瓶啤酒。他一直聽着菲狄阿跟彼杜席科夫的談話，而且在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兼

得靠近他們。

菲狄阿 我不喜歡那個人。

彼杜席科夫 他生氣了。

菲狄阿 哦，讓他去生氣！我看他不順眼。有他這樣的人在旁邊我就沒話了。現在跟你在

一塊兒我覺得很安逸，很舒服。那麼，我剛講什麼來着？

彼杜席科夫 你講到你忌妒。你怎麼離開你太太的？

菲狄阿 哦！（停住，想了一想）這是一個奇怪的故事。我太太結婚了……

彼杜席科夫 那是怎麼回事兒？你們離了婚嗎？

菲狄阿 （微笑）沒有，我叫她作了寡婦。

彼杜席科夫 你說什麼？

菲狄阿 我說她是一個寡婦！我去世了！

彼杜席科夫 去世了？

菲狄阿 是的，我是活屍！對的。（阿鐵美夫移近一點，聽着）那麼，你看——我可以告訴你這件事情，並且，那是好久以前發生的事兒啦；你不知道我的真姓名。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厭倦我太太，我化光我手邊的一切，變得叫別人難以忍受的時候，一個保護人在她面前出現了。別以為那裏頭有什麼齷齪或者壞心——沒有，他是我的朋友，是個很好的人——只不過無論哪一方面恰好跟我相反！因為我自己壞的方面比好的方面多的多，就顯得他是好的——很好的人：體面，堅強，克己，一句話，品行端正。他從小就認識我太太，愛她。她跟我結婚的時候，他委委曲曲的聽從他的命運。可是後來，我變得可怕而且折磨她，他開始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我自個兒也希望這樣。他們互相愛着，同時我就澈頭澈尾變壞了，而我就自動放棄了我的太太。還有，那會兒

我有瑪霞，我親自勸他們結婚。他們不肯，可是我變得越來越不成話了，結果終於

……

彼杜席科夫 他們要好起來了？

菲狄阿 不。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一直保持著純潔。他是個信教的人，認為不經過教堂

儀式的結婚是罪惡。所以他們要求我答應離婚。我得自己把罪過放在我自個兒身上。那樣我就得說各式各樣的謊話……我不能相信我，叫我死都比叫我撒這種謊容易點兒——我也願意死。可是那時有個好心眼兒的朋友來了，跟我說：『幹嗎自殺？』就給我出了一個主意。我寫好遺書，第二天，人們在河邊發現了我的衣服，口袋裏的記事本，信。我不會游泳。

彼杜席科夫 是的，可是屍首呢？他們找不到屍首！

菲狄阿 他們找到的！妙極了！一個星期以後找到了一個屍首。他們叫我的太太去辨認

那已經泡爛了的屍首。她只看了一眼。『是他不是？』『是他。』就搬回去了。埋了我，

他們就結婚，在這個城裏過活，很幸福。我呢，我在這兒，生活着，喝酒！昨天我經過他們的房子。窗戶裏面點着燈，有一個人的影子遮着百葉窗。我的生活有時候是可怕的，有時候不。我沒錢的時候生活就可怕了……（喝酒）

阿鐵美夫（近前）原諒我，可是你的故事我聽見了。那是很好的故事，還不止很好，而且是很有用的故事！你是說人沒錢的時候生活就可怕嗎？沒有再比這個可怕的了。可是你，處在你的地位，能夠老有錢。你不是活屍嗎？那麼好……

菲狄阿 原諒我！我沒跟你講話，也用不着你勸告。

阿鐵美夫 可是我要說！你是活屍；可是你要是復活了呢？那麼他們，你的太太跟那位現在挺幸福的紳士——他們就犯了重婚罪，頂輕的裁判也得充軍到西伯利亞比較近的部分。那麼你還愁沒錢嗎？

菲狄阿 我請求你離開我。

阿鐵美夫 只要寫一封信。要是你喜歡的話，我可以替你寫；只要告訴我他們的地址；你

會感謝我的。

菲狄阿 我叫你躲開！我什麼都沒跟你說！

阿鐵美夫 是的，你說了這兒就是我的證人，伙計聽見你說你自個兒是活屍，伙計我什麼都不知道。

菲狄阿 你這個流氓。

阿鐵美夫 我是流氓？啊，警察！我要把你交給警察！

〔菲狄阿起身要走，可是阿鐵美夫抓住他。警察上。〕

第二場

鄉間一所平房的走廊，爬滿了長春籐。安娜·德密特列夫娜·卡列尼娜，里莎（懷孕）保姆，男孩。

里莎 現在他從車站回家來了。

男孩 誰？

里莎 爸爸。

男孩 爸爸從車站回來了？

里莎 *C'est étonnant comme il l'aime, tout à fait comme son père.*（法語：真奇

怪，他怎麼會愛他——就像他真是他爸爸那樣。）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Tant mieux! Se souvient-il de son père véritable? (法語：這

樣頂好！他記得他的親爸爸嗎?)

里莎 (暗示) 我從來不跟他講這些。我跟我自個兒說：『幹嗎擾亂他呢?』有時候我

想我該告訴他。您的意思怎麼樣，媽媽?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想這是感情問題，里莎，要是你順從你的感情，你的心就會告

訴你怎麼說，什麼時候說。死亡是多麼神奇的和事老！我承認有一個時期我厭惡非

狄阿——我從他是小孩的時候就認識他；可是我現在只記得他是個好孩子，還是

維克多的朋友，是個犧牲自個兒的熱情的人——他犧牲了他自個兒——這犧牲

是不合法的，不合宗教的，可是他爲了他所愛的人還是犧牲了自個兒。on aura beau

dire, l'action est belle…… (法語：隨便怎麼說——這是好行爲……) 我希望維

克多不要忘記帶毛線來：我已經用完了——(織毛衣。)

里莎 我聽見他來了。

〔車輛聲和鈴聲可以聽見。里莎站起來，走到走廊邊上。〕

里莎 有一個人跟他一塊兒來了，一個戴帽子的女人——那是媽媽！我有一年沒看見她了。（走到門口。）

〔卡列寧和安娜 帕夫羅夫娜上。〕

安娜·帕夫羅夫娜 （吻里莎，吻安娜·德密特列夫娜）維克多碰見我，把我邀到這兒來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他作得很對。

安娜·帕夫羅夫娜 是啊，當然啦。我自個兒常常想，『什麼時候去看她？』可是總是拖延過去了。可是現在我來了，要是你們不趕我出去的話，我就一直呆到最後一班火車再走。

卡列寧 （吻他太太，吻母親，吻男孩）你們知道不，我有一件喜事慶賀我吧——我有兩天的假期。他們讓我明天不必去了。

里莎 好極了！兩天好！我們沒有這種假期啦！我們可以坐馬車到赫米泰奇去玩，好不好？

安娜·帕夫羅夫娜 你們瞧他的模樣兒多像他爸爸！他不是挺強健的孩子嗎？只要他

不樣樣像他爸爸——他爸爸的心……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只要不像他那麼懦弱。

里莎 不，樣樣都不像他！維克多也贊成我的話，只要這孩子在小時候好好的教養……

安娜·帕夫羅夫娜 哦，我不懂這些；可是我一想起他來就忍不住流眼淚。

里莎 我們也一樣。現在在我們的回憶中他站得多高！

安娜·帕夫羅夫娜 是啊，我也這樣相信。

里莎 那個時候事情好像多難解決——後來忽然一下都解決了。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啊，維克多，你帶毛線來沒有？

卡列寧 是的，我帶來了。（從手提包裹拿出一個包袱）毛線在這兒，這是德國科倫的

出品。這兒是信——有一封寄給你的公文，里莎（交給她一封信）那麼，安娜·帕夫羅夫娜，要是您要洗洗臉什麼的，我帶您去看看您的房間。我自個兒也得洗洗臉換換衣服；現在差不多是吃午飯的時候了。里莎，安娜·帕夫羅夫娜的房間是不是樓下犄角的那一間？

〔里莎臉色青白；戰抖的手拿着信，唸着。

卡列寧 怎麼一回事兒？里莎，什麼信？

里莎 他活着呢……啊，上帝！他什麼時候才放鬆我？維克多，這是什麼意思？（嗚咽。）

卡列寧 （拿信，唸着）這真可怕！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怎麼回事兒？你們爲什麼不告訴我？

卡列寧 真可怕！他還活着呢，她是重婚犯，我也是罪人！這是檢查官來的通知——傅里

莎到他那兒去聽審。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多麼可怕的人！他爲什麼要這樣幹？

卡列寧 全是謊話，謊話！

里莎 啊，我真恨死他了！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好……（哭着出去。卡列寧跟着她出去。）

安娜·帕夫羅夫娜 他怎麼還會活着呢？

安娜·德密特列夫娜 我所知道的是，當卡列寧一跟這個污濁的世界接觸——他們

一定也要把他拖進渾水裏去！他們現在真辦到了。全是欺騙——全是謊話！

第六幕

第一場

檢查官的屋子，他坐在桌旁正在跟美爾尼科夫談話，旁邊一張桌子，書記在清理文件。

檢查官 可是我從來沒跟她講過這一類的話。那是她捏造的，現在她倒責備我。

美爾尼科夫 她不是責備你，而是她傷心了。

檢查官 好吧，我要去吃午飯。可是現在我還有一件很有趣的案子要審呢。（對書記）

請她進來。

書記 請他們兩個人嗎？

127
檢查官 （弄滅他的煙，藏起來）不，只請卡列尼娜夫人，或者還是稱呼——她第一個

丈夫的姓——普洛泰索伐夫人。

美爾尼科夫（正要出去）哦，卡列尼娜！

檢查官 是啊，這是一樁醜事。其實，我不過剛剛開始調查這件事兒，可是這是一件壞事。

好，再見吧！（美爾尼科夫下。）

（里莎上，穿着黑衣服，戴着面紗。

檢查官 請坐。（指着一張椅子給她坐）相信我，我很抱歉，要問你一些問題，可是我們爲了公事不得不這樣……請鎮靜點，記住你一定要回答我的問題。不過，照我的意思，爲了你自個兒——事實上也是爲了大家——頂好說實話。實際上講實話是頂好的。

里莎 我沒有什麼要隱瞞的。

檢查官 好，那麼（看紙上）——你的姓名、地位、宗教——我都已經寫下來了。這對不對？

里莎 對的。

檢查官 你被人控告你知道你的丈夫還活着却跟別人結了婚。

里莎 我不知道。

檢查官 又控告你勸誘你的丈夫，用錢賄賂他，叫他犯欺騙罪——假裝自殺——你好從他那兒得到你自個兒的自由。

里莎 這完全不確實。

檢查官 好，那麼，讓我問幾個問題。去年七月你是不是送給他一千二百盧布？

里莎 那是他自個兒的錢，他賣了幾樣東西換來的錢。那時候我已經離開他了，在我希望離婚的時候，我給他這些錢。

檢查官 正是這樣！好極了。那些錢是在他失蹤的前兩天七月十七日送給他的？

里莎 我想是十七日，可是我記不清了。

檢查官 爲什麼向法院遞的申請離婚狀正巧在那個時候撤回——又爲什麼告訴律師

師說不必進行這件事了。

里莎 我不知道。

檢查官 那麼，警察請你去認屍的時候，你怎麼會認出是你丈夫的屍首呢？

里莎 那時候我那麼激動，我沒看那個屍首，就覺得一定是他，所以他們問我的時候我回答，『我想是他。』

檢查官 是的，由於一種很自然的激動，你沒看清。現在我想問你爲什麼你每月匯錢到薩拉多夫那兒就是你第一個丈夫現在所住的地方。

里莎 那個錢是我丈夫匯的，我說不出來匯了去作什麼用，因爲那不是我的祕密，可是那錢不是匯給塞奧朵爾·華西里奇的，因爲我們確實相信他死了。我敢確定的這樣說。①

檢查官 很好。不過，讓我聲明一下，夫人，雖然事實上我們是法律的僕人，可是這並不妨礙到我們是人；相信我，我很瞭解你的處境，同情你你跟一個男子結合，他化光你的

財產，不忠實於你——總之，帶來了不幸……

里莎 我愛他。

檢查官 是的；可是那種想使你自個兒自由的欲望是自然的，你就選擇了這一個頂容易的方法，沒有認清你這樣作就犯了法——重婚罪！我很瞭解。法官也會瞭解的。所以我勸你承認一切。

里莎 我沒有什麼可承認的。我從來沒撒過謊。（哭）您還要我在這兒嗎？

檢查官 我得請你留在這兒。我不再用別的問題來打擾你了。不過，請你唸一遍這個，簽個字。這是你的口供。看看你的回答有沒有記錯的地方。請坐在那兒。（指着窗邊的一張安樂椅。對書記）請卡列寧先生進來。

● 托爾斯泰活著的時候要是對這個劇本作最後一次修改，他大概會改清楚一點，叫卡列寧每月匯錢給鐘錶匠葉夫金，實行菲狄阿最後給里莎和他的信中的要求；而這筆錢其實是轉到菲狄阿中。

中的——英譯者。

〔卡列寧上，嚴肅、莊重。〕

檢查官 請坐。

卡列寧 謝謝你！（還是站着）你要我作什麼？

檢查官 我要記你的口供。

卡列寧 有什麼權力？

檢查官 （微笑）我，以檢查官的資格，有問做了被告人的你的義務。

卡列寧 是啊！被控告了什麼？

檢查官 被控告跟一個女人結婚，而那女人的丈夫還活着。不過，讓我好好問問你。請坐。

卡列寧 謝謝你。

檢查官 你的姓名？

卡列寧 維克多·卡列寧。

檢查官 你的職業？

卡列寧 市議會的會計和議員。

檢查官 多大年紀？

卡列寧 三十八歲。

檢查官 宗教？

卡列寧 奉正教；我以前從來沒有被人審問過！怎麼樣？

檢查官 你跟塞奧朵爾·華西里奇·普洛泰索夫的太太結婚的時候，你知道他還活着嗎？

卡列寧 我不知道。我們倆都相信他跳河了。

檢查官 普洛泰索夫死後，你每月匯到薩拉多夫去的錢是給誰的？

卡列寧 我不願意回答這個問題。

檢查官 很好。你爲什麼在他假死以前，七月十七日送錢——一千二百盧布——給普

洛泰索夫先生？

卡列寧 那錢是我太太給我的……

檢查官 普洛泰索伐夫人給的？

卡列寧 ……我太太給的，送給她丈夫的。她認爲那個錢是他的。現在既然跟他完全斷

絕關係，就不該保存着這筆錢。

檢查官 還有一個問題——爲什麼你撤回申請離婚狀？

卡列寧 因爲塞奧朵爾·華西里奇承認請求離婚，他寫信叫我這樣作的。

檢查官 這封信還在嗎？

卡列寧 已經丟了。

檢查官 這倒是奇怪的事。凡是可以拿到法庭來作事實證據的東西不是丟了就是不在了。

卡列寧 你還有話問嗎？

檢查官 我不要別的，只要盡我的責任；你應該表明你自個兒沒罪，我剛剛勸過普洛泰

索伐夫人，我也要勸你，別隱瞞人人都能看得出來的事情，說實實在在發生過的事情吧。特別因為普洛泰索夫先生已經招認了一切實在情形，而且在法院他大概也一樣會招認，所以我想……

卡列寧 我請你保持你的責任的限度，別給我勸告！我們可以走了嗎？（走向里莎，里莎站起來，挽住他的臂膀。）

檢查官 對不起，我不得不留下你們……（卡列寧驚奇的向四周看了一下）哦，我的意思不是逮捕你們。雖然要逮捕你們比較容易得到真情，我不想用這種方法。我只要當你們的面錄取普洛泰索夫的口供，使他跟你們面對面——那樣可以讓你們比較容易辨出他所供的話裏面有那些是謊話。請坐。請普洛泰索夫先生進來！

〔菲狄阿上，衣服又髒又破。〕

菲狄阿 （向里莎跟卡列寧）里莎！伊利莎白！安德列夫！娜維克多！我沒有罪！我以往那樣作是出於好心。可是我要是有罪……寬恕我，寬恕我吧！（深深的向他們鞠躬。）

檢查官 請回答我問的話。

菲狄阿 那麼，問吧！

檢查官 你的姓名？

菲狄阿 幹嗎問你知道。

檢查官 請回答。

菲狄阿 好吧，寒奧采爾·普洛泰索夫。

檢查官 你的職業、年齡、宗教？

菲狄阿 (停頓一會兒) 問這些沒意義的話你不害羞嗎？問你要知道的問題吧；別廢

話了！

檢查官 我請你說話小心點兒，回答我的問話！

菲狄阿 好，要是你不害羞的話，告訴你吧：資歷，大學畢業生；年齡，四十；宗教，正教。還有？

檢查官 當你衣服丟在河邊，失蹤的時候，卡列寧先生跟你的太太知道你還活着嗎？

菲狄阿 絕對不知道！我真要自殺的，可是後來——可是不必講那些事情是這樣的，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

檢查官 怎麼你給警官的報告會不同？

菲狄阿 什麼警官？他到那小客棧來看我的時候嗎？我那時喝醉了，胡說八道。我不記得我說了些什麼。那全是胡話。現在我沒喝醉，我講的全是實話！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們相信我不再活在世上，我也高興他們這樣想。這樣下去一切都挺好的。都是那個可惡的流氓，阿鐵美夫！要是有人犯罪，那就是我一個人。

檢查官 我懂得你的願望，你想寬宏大量，可是法律要求事實。爲什麼那錢要寄給你？

〔菲狄阿沉默。〕

你是在薩拉多夫由西門諾夫手裏接到匯給你的錢嗎？

〔菲狄阿沉默。〕

你怎麼不回答了？被告不回答這些問題是要記在口供上的，這對於你和他們

損害很大。說是怎麼回事兒？

菲狄阿（停了一會兒）哦，你怎麼這樣不害羞？你爲什麼要對別人的生活追根問底？你喜歡有權力，而且賣弄你的權力，你傷害人們，不是生理上的傷害，而是道德上的傷害——傷害別人比傷害你自個兒厲害一千倍！

檢查官 我請求……

菲狄阿 你沒什麼可請求的！我想到什麼我就要說什麼，而你（對書記）記下來！在警察局的記錄裏至少有一次有理性的話語（提高喉嚨）這兒有三個人：我，他，她。我們彼此中間是複雜的——一種善惡的鬥爭進行着；這是一種你們不懂的精神上的鬥爭。鬥爭的結果造成一種局面，使他們自由了。他們全都和平的過日子。他們幸福，熱誠的記念着我。我呢，雖然墮落了，可是高興。我照我該作的作了，我一個沒用的傢伙，走出了他們的生活，爲了不妨礙那些善良、有前途的人。所以我們全都過活着，忽然一個詐財的流氓出來，他要我參加他的詐財行爲，我不肯。於是他到你們這兒

來，到公理的擁護者這兒來！到道德的保護者這兒來！你們呢，每月拿幾鎊錢，幹你們的醜惡工作，穿上制服，滿不在乎的欺壓人們——那些受欺壓的人的一個小指頭都比你們全體價值得多！那些人不准你們進他們的客廳！可是你們不但不在乎，反倒高興……

檢查官 我要把你趕出去！

菲狄阿 我誰也不怕，因為我是活屍，你傷不了我。誰的處境也沒有再比我更壞的了！那麼趕我出去吧！

卡列寧 我們可以走了嗎？

檢查官 馬上就可以，可是得先在你的口供上簽字。

菲狄阿 要是你不卑鄙，你真滑稽！

檢查官 帶他下去！我逮捕你。

菲狄阿 （對里莎跟卡列寧）寬恕我！

卡列寧

(走近他，握手)

怪不得你！

(里莎走過，菲狄阿向她深深的鞠躬)

第二場

法院的走廊。背景是一扇嵌着玻璃窗的門，門旁站着一個看門的。右方遠遠的有一扇門，被告從那裏出進。

伊凡·彼德羅維奇·阿歷山德羅夫走到第一扇門前，想要進去。

看門人 你上哪兒去？不准你進去！想這樣撞進去嗎？

伊凡·彼德羅維奇 爲什麼不准我進去？法律上說審判程序是公開的。（從法庭裏傳

出喝采的聲音。）

141
看門人 隨便怎麼樣，不准你進去，就是不准。

伊凡·彼德羅維奇 你這個混蛋！你知道你在跟誰講話！

〔一個年青律師，穿着法衣，從法庭上。〕

年青律師 你是跟這樁案子有關係嗎？

伊凡·彼德羅維奇 不，我是公民，而這個混蛋——這個牛頭馬面——不讓我進去！

年青律師 可是這個門不是讓公民進出的。

伊凡·彼德羅維奇 我知道，可是我是一個應當准許進去的人。

年青律師 等一會兒——他們馬上就要退庭了。

〔正要走，遇見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可以問這樁案子現在怎麼樣嗎？

年青律師 辯護律師在講話——彼德魯興在向法庭講話。（裏面傳出喝采聲。）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被告的態度怎麼樣？

年青律師 非常的尊嚴，特別是卡列寧跟伊利莎白·安德列夫娜。他們不像在受審，倒

像他們在審問社會！大家的感覺是這樣，彼德魯興正爲了這個聲辯。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哦，普洛泰索夫怎麼樣？

年青律師 他激動得厲害。他全身發抖；可是以他過的生活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他特別容易生氣，好幾次打斷檢查官和辯護律師的講話。他在特別激動的狀態中。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你認爲結果會怎樣？

年青律師 這倒難說。任何方面他們都沒有我找到預謀的罪證；可是仍然……（出來一位先生，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向門走去）你想進去嗎？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當然願意進去。

年青律師 你是阿勃列茲科夫公爵嗎？

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我是。

年青律師 （對看門人）讓這位先生過去，在左邊正巧有一把空椅子。

（看門人讓阿勃列茲科夫公爵過去。門開的時候，可以看見辯護律師在講話。）

伊凡·彼德羅維奇 貴族！我是一個貴族的靈魂，高貴的靈魂！

年青律師 哦，原諒我……（下）

〔彼杜席科夫急忙上，走向伊凡·彼德羅維奇。〕

彼杜席科夫 啊，你好啊，伊凡·彼德羅維奇？事情怎麼樣啦？

伊凡·彼德羅維奇 辯護律師還在講話，可是這個混蛋不讓我進去。

看門人 不許在這兒鬧嚷！這兒不是旅館！

〔喝采。門開。律師們、公民們——男人、女人——都走出來。〕

一個女人 妙極了！他真的感動我流眼淚了。

官員 這比任何小說都好看。不過我不懂她怎麼會那麼愛他。可怕的人！

〔另一扇門開了，被告出來：里莎在前，卡列寧跟着。他們沿着走廊走過去。菲狄阿獨自跟在後面。〕

女人 嘶——他來了！看啊，他好像激動得很！（女人和官員走過去。）

菲狄阿 （走近伊凡·彼德羅維奇）那個你帶來了沒有？

伊凡·彼德羅維奇 這兒就是。（遞給菲狄阿一樣東西。）

菲狄阿 （把宅藏在口袋裏，差不多已經走出去了，才看見彼杜席科夫）愚蠢卑鄙！！
 涼，淒涼啊！沒道理。（走過去）

〔辯護律師，彼德魯興，強健、紅臉、活潑。他走近菲狄阿。

彼德魯興 好啊，朋友！我們的事兒進行得很順利——只要你在你最後的談話裏別給

我把事情弄糟就成了！

菲狄阿 我不講話。講有什麼用？我不講。

彼德魯興 可是，你得講。不過別興奮。現在整個事情就差那麼一點點兒了！只要告訴他們，你告訴我的那些話——要是你現在在受審，那只是因為以前『沒有』自殺！那就是，沒有犯一種為國家的法律和宗教的法律都不相容的罪。

狄菲阿 我什麼都不說！

彼德魯興 爲什麼不？

菲狄阿 我不要說，我不必說。不過，告訴我，頂壞的結果會怎麼樣？

彼德魯興 我已經告訴過你——頂壞的結果，就是充軍西伯利亞。

菲狄阿 誰充軍？

彼德魯興 你跟你太太。

菲狄阿 頂好的結果呢？

彼德魯興 到教堂去懺悔。不過第二次的結婚當然取消。

菲狄阿 那麼他們又要把我捆在她身上——或者說把她捆在我身上嗎？

彼德魯興 是的，一定是這樣。可是別激動你自個兒，請你講我剛才告訴你的話。最要緊

的是，別說多餘的話。不過，（注意到有一團聽者圍上了他們）我累了，我走了，去坐

一會兒；你也頂好休息一會兒。最主要的事情是，別失去勇氣！

菲狄阿 不會有別樣的判決嗎？

彼德魯興 （走了）不會。

〔差役上。〕

差役 走開！走開！別在走廊上逗留！

菲狄阿 就是現在了！（拿出手鎗射自己的胸。倒下。大家擁到他面前。）好了，我想這一

鎗打中了……里莎……

〔聽衆、法官、被告、證人、旁觀者，從各扇門蜂擁而出。〕

〔人們的最前面是里莎。在她後面是瑪霞、卡列寧、伊凡·彼德羅維奇、阿勃列茲科夫公爵。〕

里莎 菲狄阿，你幹嗎呀？爲什麼？

菲狄阿 寬恕我，我不能……用別的辦法叫你自由……這不是爲你……爲我也是這

樣頂好。我早就……準備……

里莎 你會活下去的！

〔一個醫生彎腰向着菲狄阿，聽着。〕

菲狄阿 我不要醫生告訴我……再會，維克多……啊，瑪霞……這一回你太遲了……

(哭)多好……多好啊!(死。)

譯後記

這個劇本是根據牛津大學版英譯本『托爾斯泰戲劇集』轉譯過來的，英譯者是露易斯和愛爾麥·莫德 (Louisa and Arlmer Maude)。這集子包括六個劇本，活屍 (The Live Corpse) 是其中的一個。書前有一篇愛爾麥·莫德的序：『戲劇家的托爾斯泰』。我想在以後譯托爾斯泰的另一個劇『黑暗的威力』時一同譯出來。

序中講到活屍是一篇沒有經過最後修正的草稿，可是在托爾斯泰的所有劇本中，第一個在英國上演的是活屍，那時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在倫敦的聖詹姆士劇院上演，劇名改爲『補救』。

按照愛爾麥·莫德的批評，活屍在於抨擊法律干涉到男女間精微困難的家庭關係時可能發生的害處。蕭伯納論到這個劇的時候，曾幽默犀利的說：

「……「活屍」跟大多數優雅的紳士同樣的活着。可是在「活屍」信口而出說了那句話以後，上流社會這個制度就土崩瓦解了，他說：紳士們除非在政府裏謀個空缺，當兵或者作外交官，以外他們沒有事情可作，只有用酒和女人殺死自己。這情形正好跟下面的一句話相合：「快活的紳士們啊，上帝不容你們的，你們儘管去糟蹋萬物吧。」……」

這英譯本是去年在重慶一個舊書店裏買到的，封底貼着一張觸目驚心的英文卡片，譯成中文如下：

「這是我從已故的朱湘教授的夫人處以低價買到的全部外文書的第×本。朱湘教授是去年從船上跳入揚子江自殺的，朱夫人以三百元代價把全部書籍出讓給我，由我保管，同時她表白了熱誠的願望，希望這些寶貴的舊書保存在一個可靠的、而且表同情的嗜書者的手裏，爲的是永久記念她那個不幸的丈夫和詩人。

Hung Chunkeh.

一九三四年中秋節於長沙一元巷。」

但是這本書落到我手裏了。我拿着它，心裏常有不安的感覺，這或者也是逼得我在教書帶孩子的忙碌中抽空譯了這劇本的一個原因吧。

文 穎 三十四年一月於涪陵



沈版出活生化文